

往生淨土傳輯要續編 目錄

甲一、往生男居士

印度·烏菴國王·····	一
東晉·劉遺民·····	二
東晉·雷次宗·····	四
梁朝·庾 銑·····	五
隋朝·宋 滿·····	六
隋朝·徐孝克·····	六
唐朝·白居易·····	七
唐朝·李 白·····	八
唐朝·柳宗元·····	九
唐朝·韋文晉·····	一
唐朝·馬子雲·····	二

唐朝·于昶	一一
唐朝·鄭牧卿	一一
宋朝·文彥博	一一
宋朝·王曰休	一四
宋朝·楊傑	一七
宋朝·王衷	一〇
宋朝·王古	一一
宋朝·葛繁	一一
宋朝·鍾離瑾	一三
宋朝·王仲回	一四
宋朝·馬玕	一五
宋朝·江公望	一六
宋朝·陳瓘	一七
宋朝·黃打鐵	三〇
宋朝·張商英	三一

宋朝·張掄	三三
宋朝·何曇遠	三四
宋朝·馮楫	三五
元朝·吳子章	三七
明朝·華居士	三七
明朝·袁宏道	三八
明朝·唐時	四一
明朝·唐廷任	四三
明朝·楊嘉禕	四四
明朝·孫叔子	四五
明朝·顧源	四五
明朝·莊廣還	四六
明朝·莊嚴	四八
清朝·周夢顏	四八
清朝·沈承先	五二

清朝·張光緯·····	五三
清朝·皇甫士坊·····	五四
清朝·馬榮祖·····	五五
清朝·彭希涑·····	五六
清朝·彭紹升·····	五七
清朝·范元禮·····	六〇
清朝·楊文會·····	六一
清朝·張師誠·····	六五
清朝·金光前夫婦·····	六九
清朝·羅允枚·····	七〇
清朝·吳允升·····	七〇
清朝·甘露寺淨人·····	七一
民國·張克誠·····	七一
民國·羅梓生·····	七二
民國·周紫珊·····	七四

民國·岳運生·····	七五
民國·江味農·····	七六
民國·許止淨·····	七七
民國·朱子橋·····	八〇
民國·溫彥斌·····	八一
民國·張靜江·····	八二
民國·范古農·····	八三
民國·聶雲臺·····	八四
民國·李濟華·····	八五
民國·李炳南·····	八六

甲二、往生女居士

印度·韋提希夫人·····	九一
印度·樂音老母·····	九一
劉宋·紀氏·····	九二
隋朝·獨孤皇后·····	九二

唐朝·姚婆……………九三

唐朝·溫靜文妻……………九四

唐朝·梁氏……………九四

宋朝·胡長婆李氏……………九四

宋朝·黃長史女……………九五

宋朝·荆王夫人……………九六

宋朝·廣平夫人……………九七

宋朝·朱氏如一……………九九

宋朝·任氏……………一〇〇

宋朝·陳媪……………一〇〇

宋朝·吳氏……………一〇一

宋朝·姚行婆……………一〇一

宋朝·陶氏十六娘……………一〇二

宋朝·陸氏……………一〇三

元朝·鄭氏……………一〇三

明朝·薛氏……………一〇四

明朝·陶氏……………一〇五

明朝·朱氏……………一〇五

明朝·徐氏……………一〇六

明朝·李氏……………一〇六

明朝·盧氏……………一〇六

清朝·陳媪……………一〇七

清朝·余媪……………一〇八

清朝·楊媪……………一〇八

清朝·費孺人……………一〇九

清朝·百不管老媪……………一一〇

清朝·楊氏……………一一一

民國·一貧婦……………一一一

民國·江母……………一一二

民國·陳貞女……………一一三

民國·蕭俞氏·····	一一三
民國·范銀妹·····	一一四
民國·汪氏·····	一一五
民國·李夫人及婢·····	一一五
民國·方妙修·····	一一六
民國·張氏·····	一一七
民國·何張蓮覺·····	一一七
民國·楊母及丫鬟·····	一一八
民國·阿幼·····	一一〇
蓮宗正範跋語·····	一一一

往生淨土傳輯要續編

民國·沙門性梵輯解

甲一、往生男居士

印度·烏菟國王

烏菟國王，萬機之暇，雅好佛法。嘗謂侍臣曰：「朕為國王，雖享福樂，不免無常。聞西方淨土，可以棲神，我當發願，求生彼國。」於是六時行道念佛，每供佛飯僧，王及夫人親自行膳，三十年不廢。臨終，容色愉悅，化佛來迎，祥瑞不一。（往生集載）

闍蓮池大師讚曰：「末世間淨土法門而信受，無位者多，有位者少。有位而極於尊貴為王者，更少。所以者何？位彌高則欲彌廣，欲彌廣則染彌重，勢所必然，鮮克免者（富貴學道難也）。今也（如烏菟國王）享南面之樂，不忘西方之歸，非宿植勝因，何能致此？古今帝王之留神內典（弘護佛教）者，雖然不少，但不為往生淨土傳所錄，此乃意有專主故，不得泛泛紀錄也。」

東晉·劉遺民居士、

劉遺民，名程之，字仲思，彭城（即今江蘇省銅山縣）人，漢楚元王之後也。妙善老莊，旁通百家。少孤，事母以孝行聞。才高識廣，不隨流俗。初任府參軍，威福雖在眼前，視若浮雲而不顧。司徒王謐，丞相桓玄，都督謝安，太尉劉裕咸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乃到廬山，依止慧遠大師修道。衆人讚美，旌其號曰遺民。遠公見而告曰：官祿巍巍，云何不爲？遺民曰：君臣相疑，晉室無磐石之固，民心有累卵之危，吾何爲哉？及雷次宗、周續之、張野、畢穎之，同來廬山，遠公曰：君等來，豈宜忘淨土之同遊乎！乃造西方三聖像，共一百二十三人，結爲蓮社，修念佛三昧。遺民撰發願文共同於彌陀像前發願，並刻石立碑，永垂後世。遺民入廬山居十五年，其間曾在西林寺澗北，別立禪房居住，嚴持禁戒，解行並重，著有念佛三昧詩。嘗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又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遺民懇求曰：安得如來爲我摩頂，覆我以衣。頃刻，佛即爲摩頂，引袈裟被之。他日夢見入七寶池，蓮華靑白，其水湛然。有一人，頂有圓光，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遺民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語人曰：「吾淨土之緣至矣。」

。請僧誦妙法蓮華經，諸僧咸集，已對佛像焚香，再拜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供養釋迦如來，次供養阿彌陀佛及妙法蓮華經。我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一切有情，俱生淨土。」言訖，即與衆話別，面西合掌端坐而逝，時義熙六年，享年五十九歲。（東林傳載）

敬錄廬山白蓮社發願文如下：「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佛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惟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二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靈圖表暉，影侔神造。功由理詣，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剋心專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福不一。雖晨祈云同，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停懷幽極，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

則無獨善於靈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復妙觀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標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二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眾靈以繼軌，指大覺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

釋蓮池大師讚曰：「觀經說淨業正因，以孝養父母爲第一。故知不孝之人，終日念佛，佛亦不喜。今遺民居士，少盡孝，而復深入念佛三昧，屢感瑞徵，其往生品位高可知矣。在家修淨業者，此其爲萬代師法。」

諸上善人詠云：「濁世功名不值求，相依遠老住匡廬，
六時三昧行無間，上品蓮臺看即除。」

蓮宗寶鑑有唐·賈休作十八賢影堂詩云：「白藕池邊舊影堂，劉雷風骨盡龍章。共輕天子諸侯貴，惟愛吾師一法長。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亂入無方。何人到此思高躅，風點苔痕過短牆。」

樂邦文類卷二，給事程俱贊：「仲思綜博，二林（東林、西林也）領袖。大化現前，不忘正受。」

東晉·雷次宗居士

雷次宗，字仲倫，江西省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參加蓮社，在東林寺東，別館獨居修淨業。至劉宋元嘉十五年，奉帝召入京師，立學館於雞籠山，置生徒百員，真除給事官職。不久辭官還南昌，公卿皆送行。回家十年後，與子侄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託身廬山，事釋和尚。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指遠公往生），復與汝曹歸耕先壟（指祖居地）。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尚可勵志，成西歸之津梁（指往生之資糧）。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關（概不關心）。」元嘉二十五年，召拜散騎常侍，不就。復徵召至京師，築室鐘山（即今南京紫金山），取名招隱館。每自華林園，入延賢堂，爲太子諸王講禮經。即於是年，無疾念佛而卒，享年六十三歲。（東林傳載）

梁朝·庾銑居士

庾銑居士，字彥寶，河南省新野縣人，幼年聰慧，該通經史。性好林泉，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布衣，不治生業。武帝起兵，任平西府記室（即今之書記官）。至普通年間，詔爲黃門侍郎，不就。晚年虔信佛教，於家宅中建道場（即佛堂），六時禮念阿彌陀佛，兼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忽於後夜見

一道人，自稱願公（即彌陀化身），呼銑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大通四年，因寢忽夢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即坐脫而亡，年七十八歲。空中唱言：上行先生已生阿彌陀佛國。武帝敬之，諡貞節處士。（南史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林谷閑居樂暮年，六時禮誦豫栽蓮，

人傳上行先生去，留得清名照簡編。」

隋朝·宋滿居士

宋滿居士，江蘇常州人。歸誠西方，以豆爲數念佛，計滿三十石，散給蓮友食之。西方三聖，化僧二人，形容憔悴，自云乞食。宋滿答曰：弟子願生西方，師來乞食，深合本心。二僧即於齋後昇空而去，天華下降，異香浮空，滿亦面西坐脫，時開皇八年九月也。（佛祖統紀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淨邦曾未了唯心，念佛精勤願亦深，

計數豆滿三十石，臨終三聖果親臨。」

隋朝·徐孝克居士

徐孝克，性至孝，每赴宴，無所食噉，還以遺母。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爲都官尚書時，署中多有鬼怪，孝克居一載，妖怪皆息。開

皇十年，長安疾疫，文帝召講金剛經，講畢疫止。開皇十九年卒，臨終正念念佛，室內有異香。（陳書·孝友傳載）

唐朝·白居易居士

白居易，字樂天，下邳（今陝西渭南縣）人。能文詞，風流蘊藉，冠於一時。貞元中進士。元和初爲翰林，累任杭蘇一州刺史，後遷刑部侍郎、太子少傅，會昌初任刑部尚書。暮年捨宅爲香山寺，自號香山居士。侍妾盡遣去，住寺中修念佛三昧，發願往生極樂世界。晚年患風痺，出俸錢三萬，繪極樂世界圖，高九尺、廣一丈三尺。依正莊嚴悉按無量壽經，靡不曲盡。白居易，虔誠焚香頂禮發願偈云：「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念佛，坐榻上，倏然而逝。平生所撰詩文，編集爲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流通於世。（唐書載）

解香山居士曾作念佛偈云：「余年七十一，不復事吟哦。看經費眼力，作福畏奔波。何以度心眼，一聲阿彌陀。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縱饒忙似箭，不廢阿彌陀。日暮而邈遠，吾生已蹉跎。日暮清淨心，但念阿彌陀。達人應笑我，多卻阿彌陀。達又怎麼生，不達又如何？普勸法界衆，同念阿彌陀。」

由此可見，念佛，要以清淨心，不打妄想，綿綿密密，一切時中，相續不斷，一直念下去，自然水到渠成，往生極樂。最怕今日張三，明日李四，信願不堅，何能往生？又作東林寺水坐詩云：「昔爲東林寺中客，今作西方社裡人，手把楊枝臨水坐，閑思往事似前身。」可見香山居士，宿植善根，前身曾是蓮社中人，故能一心西歸，可慶可賀！

蓮池大師讚曰：「人傳蓬萊仙島有樂天名，樂天辭以偈曰：『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須歸兜率天。』今復捨兜率天而求生淨土，豈非所謂披砂揀金，愈擇而愈精者耶！」

諸上人詠云：「暮年開闢放婪姬，歸命彌陀宜捨離，

不獨姓名垂百世，已將神識托蓮池。」

唐朝·李白居士

李白居士，字太白，生於四川省彰明縣青蓮鄉，自號青蓮居士。甚得唐玄宗帝愛重，供奉爲翰林。有一次，遊山西太原，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救免。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作有金銀泥畫淨土變相序云：「我聞金方之西，日沒之所，去中華十萬億刹，有極樂世界焉。彼國之佛，身長八十

萬億恆沙由旬。眉間白毫，向右宛轉，如五須彌山。目光清白，如四大海水。端坐說法，湛然常存。沼明金沙，岸列珍樹。羅網彌覆，欄楯周張。碑礫琉璃爲樓殿之飾，瑪瑙水晶耀階砌之榮。皆諸佛所證，無虛言者。若已發願，未及發願，若已當生，未及當生，精念七日，必生其國。功德罔極，灼然難名。」又讚曰：「向西日沒處，遙瞻大悲願。目淨碧海水，身光紫金山。勤念必往生，是故稱極樂。珠網珍寶樹，天華散香閭。圖畫了在眼，願託彼道場。以此功德海，冥佑爲舟梁。八十億劫罪，如風掃輕霜。庶觀無量壽，長睹玉毫光。」

（唐書載）

釋李白居士，文名與杜甫並稱。負才傲物，晚年始歸心向佛，深信淨土法門，發願往生極樂。讀其上述序及讚，可知其信願具足，往生有分也。

唐朝·柳宗元居士

柳宗元居士，字子厚，河東（即今山西省太原）人。父柳鎮，唐肅宗朝，官殿中侍御史，遷居於吳。子厚第進士，中博學弘詞，拜監察御史。後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世稱其爲柳柳州。與韓愈齊名，爲唐宋八大家之一。有柳河東集四十五卷，外集一卷，流通於世。子厚性好佛教，通天台教觀。嘗撰岳

州無姓和尚碑，有云：「佛道愈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大師爲得其說，惟極樂正路爲得其歸。」任永州司馬時，當地（湖南零陵縣）龍興寺修淨土院於寺之東邊，接引後學，同修淨業。刺史馮公爲建大門，子厚爲建四面廓廡，繪觀音勢至二大士像，繪蓋幢幡以莊嚴之。並以天台十疑論，書於牆壁，使觀者起信。且爲撰記，刻石立碑，以垂不朽。著有東海若一篇，痛斥沉空滯寂，不假修證之徒，其意一遵西方淨土教法。淨宗十一祖省庵大師，曾爲註解。淨宗八祖蓮池大師曰：子厚自非宿昔與阿彌陀佛有大因緣，何能信仰如此，其生淨土蓋無疑矣！（唐書載）

翻摘錄修淨土院記云：「釋迦如來，示生印度，彼佛言，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其國無有二毒八難，衆寶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爲友。有能誠心發願歸心是土者，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其言無所欺也。廬山有念佛三昧詩，天台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蓋有瑞應而生者甚衆。」

有人以西方淨土爲虛妄權說，子厚故作東海若一篇，以譏其失，而掃其迷。茲摘錄其文一段如下：「今有爲佛者一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泊於五

濁之糞，幽於三有之瓠，窒於無明之石，雜於十二類之蟻蚘。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即佛也，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切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衆生，既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一，二而一者也。子守一而定，則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毋亂我。另一人曰：吾毒之久矣！盡吾力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乎十二類。苟能之，其經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爲陳西方淨土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彌陀）憐之接之，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不知去一而取一，甚（可憐可惜）矣！」

諸上善人詠云：「才高不獨冠儒宗，海若雄文掃斷空，

一念即超安養國，潮陽遷客（指韓愈）迥難同。」

唐朝·韋文晉居士

韋文晉居士，仕於唐，位至觀察使。立行孤潔，建西方道場，修念佛三昧。佛前發願，求生西方，行菩薩道，守護佛法，轉正法輪，廣度含識。經常面

西趺坐，合掌念阿彌陀佛。六月某日，正持佛名，忽然而化去，異香滿室。（佛祖統紀載）

闡諸上善人詠云：「志詣西方建道場，觀心心念暫無忘，

忽然合掌跏趺去，滿室氛氳感異香。」

唐朝·馬子雲居士

馬子雲居士，唐時，舉孝廉，任涇縣尉，督運糧入京，遭風舟溺，沉米萬斛，繫獄中，乃專心念阿彌陀佛五年。遇赦得出，隱南陵山寺中，受持日中一食。天寶十年，一日，謂人曰：吾一生精勤念佛，今西方業成，行當往生極樂世界。明日沐浴，更新衣，端坐合掌念佛，忽異香滿室，喜曰：佛來迎我，言已而逝。（紀聞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身被繫，心念佛，終以赦免，即囚禁枷鎖念觀音而得解脫者也。吾人現在五欲纏縛，豈非被繫？念佛一聲，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豈非赦書？而世人束手五欲，不知念佛，抱罪永劫，終無赦時，悲哉！」

唐朝·于昶居士

于昶居士，在唐天后朝，任并州（今山西太原）錄事。書決曹務，夜判冥

司，每知災咎，陰爲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丁母憂，持金剛經爲日課，更不爲冥吏矣。至八十四歲，將命終，忽聞奇香，便對左右曰：西方聖人來迎我也，即向西念佛而逝。（報應記載）

唐朝·鄭牧卿居士

鄭牧卿居士，河南省滎陽縣人，舉家信佛修淨業。唐開元二十一年，病篤，醫生勸食魚肉。牧卿曰：不奉佛禁，而惜微命何爲？確然持戒不食。手執香爐，一心西向念佛，願求往生。忽異香充蔚，奄然而逝。其舅尚書蘇頌，夢寶池蓮開，牧卿坐其上。享年五十九歲。（佛祖統紀載）

宋朝·文彥博居士

文彥博居士，山西省介休縣人。歷仕宋仁宗，及英、神、哲宗四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官至太子太保，嘗兼譯經潤文使，封潞國公。平素信奉佛法，晚年向道益力，專念阿彌陀佛，晝夜無間。居京師，與淨嚴法師，集十萬人爲淨土會，一時士大夫多從化，念佛之風大盛。至年九十二歲，安然念佛往生。（佛祖統紀載）

闡諸上善人詠云：「匡君治國爰經綸，勝會同修十萬人，

大願不違生淨土，後來揚馬繼芳塵。」

宋·陳如如居士頌云：「知君膽氣大如天，願結西方十萬緣。不爲一身求活計，大家齊上渡頭船。」

文潞公乃普門品所謂：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者也，豈非觀音化身耶！其發願曰：「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度諸含識。」凡是佛弟子，必須效法他發如是願行才好。

宋朝·王日休居士

王曰休居士，字虛中，龍舒（即今安徽省舒城縣）人，故號龍舒居士。雖是在家，不納妻室。宋高宗朝，舉國學進士，棄官不就。端靜簡潔，博通經史。一旦棄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當爲西方之歸。自是精進念佛，年六十，仍布衣蔬食，日課千拜。編著淨土文十卷，孜孜勸人進修淨業。臨終前二日，遍別親友，有不復相見之語。至期，與生徒講書罷，禮誦如常時。至三更，忽厲聲念阿彌陀佛數聲，唱言，佛來迎我，屹然立化，如植木焉。有人夢一青衣引公西行者，自是家家供奉其像，人人念佛，求生淨土。（淨土聖賢錄載）

龍舒淨土文，文淺理明，循循善誘，苦口婆心，無微不至。以眞信切願持名往生爲宗。自宋迄今，流通不滯。讀其書而信向淨土者，不知凡幾。淨宗蓮友，不可不讀。今摘錄淨土起信數則如下：

(1)或曰：信從孔子之言，而以儒教爲心，豈不有益於生前，何必修淨土哉？曰：此世間法耳，非出世間法。世間法，則不出於輪迴。出世間法，則直脫輪迴之外。淨土法門，既有益於生前，又益於身後者，以其兼世間出世間法故也。

(2)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者，大而不要，高而不切，修未到者，誤人多矣！不若腳踏實地，持誦修行，則人人必生淨土，徑脫輪迴，與虛言無實者，天地相遠矣！

(3)俗話說：「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人生爲善惡，果報還如此。」佛經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蓋是造化自然之理也。此理可信，則淨土之說必可信。何故？二者皆佛言也。佛誠言於因果，必不妄言於淨土。因不信因果，連淨土法門亦不信者，可以知改過矣！

(4)備說：晝必有夜，必爲夜備。暑必有寒，必爲寒備。存必有去，必爲去

備。何爲夜備？燈燭床蓐。何爲寒備？裘裘炭薪。何爲去備？福慧淨土。

其餘，如淨土綱要，普勸修持，往生事跡，特爲勸諭等，請詳閱淨土文中所說，則知龍舒居士慈悲心之廣大也。其在修持法門中，有說：「每日晨起禮佛，當祝願曰：『弟子某某，謹爲法界一切衆生，燃香敬禮法界一切諸佛，一切正法，一切諸大菩薩緣覺聲聞聖衆。乞成就我一切善願，濟度無量衆生。臨命終時，一剎那間，得生極樂，見阿彌陀佛，證無生忍，具六神通，即來此間教化衆生，漸漸變娑婆世界，以至十方無量世界，皆爲極樂世界。』」又祝曰：「弟子某某，代爲闍浮提一切衆生，敬禮諸天天帝日月后土，一切靈祇。爲此等衆生，感謝覆載照臨生養衛護之恩。謹爲此等衆生，念南無釋迦牟尼佛一〇八遍，念南無阿彌陀佛一〇八遍，以種無上善根，結無上善緣。願此等衆生常沐洪恩，歡喜相向，不相爭相殺，不相食相凌，進修佛法，脫離苦海。」又祝曰：「弟子某某，謹爲一切衆生，敬禮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菩薩，及諸上善人。仰惟大慈大悲，憫念衆生，沉淪苦海，無有出期。特展威神遞相勸勉。分身於此震旦國中，教化衆生。使不相爭相殺，相食相凌，易世澆漓，共躋仁壽。乃至及於南闍浮提，盡此娑婆世界，十方一切濁惡世界，教化衆

生，同修佛道，脫離苦海，即變十方濁惡世界，皆爲極樂世界。」又祝曰：「弟子某某，身在世網，宿業深重，願爲過去所殺所食衆生，日誦阿彌陀佛名號。仰惟如來大慈大悲，以某某所誦如來名號，一聲度一衆生，度一切衆生，同生極樂。願我現生處世，無一切疾病災難。臨命終時，預知時至，化佛菩薩來迎，即生極樂世界，見佛聞法，證六神通。來此南闍浮提化度衆生時，此等已往生極樂世界衆生，皆隨逐我而來，共化衆生，同成佛道。」

諸上善人詠云：「講道龍舒海內聞，精修安養建殊勳，

青衣俄引西歸後，人世惟留淨土文。」

蓮池大師讚曰：「龍舒勸發西方，最爲急切懇到，非徒言之，亦允蹈之。至於臨終之際，殊勝奇特，照耀千古。嗚呼！豈非淨土聖賢入塵垂手者耶！」

宋朝·楊傑居士

楊傑居士，字次公，安徽省無爲縣人，自號無爲子。宋朝元豐中，少年登科第，官至尚書主客郎，提點兩浙刑獄事。尊崇佛法，初從天衣禪師遊，參龐公機語。及奉祠泰山，睹日出如盤湧，忽大悟。熙寧末年，丁母憂歸家，閒居閱藏經，遂歸心淨土。與法智大師爲方外交，四明教行錄中，有次公與智公來

往書多篇。繪丈六阿彌陀佛像，隨身觀念。嘗謂人曰：「衆生根有利鈍，易知易行者，唯西方淨土。但能一心觀念，總攝散心，仗佛願力，決生安養。龍樹所謂易行之道，依他力故也。」著天台十疑論序，王古淨土決案集序，及淨慈寺七寶彌陀像記，彌陀寶閣記，安樂國二十讚，白蓮咸教主真讚等。弘闡西方教觀，接引後學，後人編入其輔道集中。臨終之時，見金臺從空而至，感佛來迎，端坐而化。辭世頌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宣和中，有荆王夫人，神遊淨土，見一人坐七寶池蓮華上，問此人是誰？云楊傑也。可知必上品生矣！（東都事略載）

○今摘錄十疑論序云：「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娑婆穢土也，極樂淨土也。其淨穢壽量，苦樂生死如是差別，衆生冥然不知，可不哀哉！佛世祇園精舍無常院，令病者面西，作往生淨土想。蓋彌陀光明，遍照法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聖凡一體，機感相應。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以是觀之，智慧者易生，能斷疑故。禪定者易生，不散亂故。持戒者易生，遠諸染故。布施者易生，不我有故。忍辱者易生，不瞋恚故。精進者易生，不退轉故。不造善不作惡者易生，念純一故。諸惡已作，

業報已現者易生，實慚懼故。雖有衆善，若無誠信心，無深心，無回向發願心者，則不得生矣。噫！彌陀甚易持，淨土甚易往，衆生不能持不能往，佛如衆生何？夫造惡業入苦趣，念彌陀生極樂，二者皆佛言也。世人憂墮地獄而疑往生者，不亦惑哉！然贊輔彌陀教觀者，其書山積，唯天台十疑論，最爲首冠，非法藏後身，不能至於是也。」

○摘錄淨土決疑集序云：「華嚴經云：『知一切佛猶如影像，自心如水。彼諸如來不來至此，我亦不往彼。我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佛，隨意即見。』是知衆生注心，定見阿彌陀佛，此乃稱性實言，非權教也。惟是淨邦，更無諸苦。蓮華託質，無生苦也。寒暑不遷，無老苦也。身無分段，無病苦也。壽命無量，無死苦也。無父母妻子，無愛別離苦也。上善聚會，無怨憎會苦也。衣食自然，應念而至，無求不得苦也。觀照空寂，無蘊苦也。悲濟有情，不住寂滅，非一乘也。智照生死，得不退轉，非凡夫也。若生彼土，則無諸惱，不聞不知，固可哀憐。不信佛言，何言可信？不生淨土，何土可生？四十八願，悉爲度生。一十六觀，同歸繫念。一念既信，已投種於寶池。衆善相資，定化生於金地。毋輒悔情，誤認疑城。即時蓮開，得解脫道。大光明中，決無魔事。」

摘錄安樂國讚云：「淨土周沙界，如何獨指西？但能從一入，處處是菩提。莫疑宿業重，十念功德輕？萬年有閻室，日照當時明。勿謂十萬億，路遠自厭倦；譬如千里境，頃刻夢中遍。十方諸如來，一音廣長舌；發願即得生，稱讚誠實說。安養受諸樂，娑婆備衆苦；當發無上心，願得生淨土。父常念其子，子常念其父；念念若相應，還家依位住。」

敬錄白蓮成教主真讚及序云：「台州東掖山白蓮道場，傳天台教成法師云：『吾七月二十二日當還淨土。』至期，於方丈門外坐禪圓寂。前六日，以遺書遣淨人送來京師與予爲別。乃述真讚：三觀通明念念圓，祖師爐拂祇心傳，遺書封了跣趺坐，不住白蓮生白蓮。」

蓮池大師讚曰：「讀無爲子臨終頌，所謂參禪見性，而復以淨土爲歸者也。至於「將錯就錯」一語，蘊藉不少。嗚呼！安得人間才士，成就此一錯耶！

諸上善人詠云：「少林禪味已參嘗，淨土玄門復讚揚，

不越閻浮生極樂，佛前蓮葉吐香光。」

宋朝·王衷居士

王衷居士，浙江省嘉興人，居杭州西湖之孤山。政和間，舉隱逸，不起。後來任官至左朝散大夫。曾參禪未悟，偶聞僧誦彌陀經，有感，遂專心修淨業。日誦彌陀經七遍，稱阿彌陀佛一萬聲，相續十九年未有間斷。就所居結蓮社，無問道俗貴賤，但發心願西歸者，普請入社。撰勸修文一篇，自行化他，行願無盡。一日，無疾，沐浴後，面西跣趺而化。（佛祖統紀載）

關諸上善人詠云：「白蓮社結擬匡廬，不問尊卑與智愚，

自利利人功莫大，寶池爭看一華敷。」

宋朝·王古居士

王古居士，字敏仲，東都（今河南洛陽）人，文正公旦曾孫也。宋徽宗朝，官禮部侍郎，以黨禍免職。其祖先七世持不殺戒，古尤仁慈愛物，曾放生命一百萬。遊江西，與晦堂、楊岐諸尊宿作方外交，深契禪宗。又與楊次公同志，了悟淨土法門之殊勝，歸命西方。嘗著直指淨土決疑集二卷，次公作序，極爲讚美。平生精勤念佛，數珠不去手，行住坐臥，悉以西方淨觀爲佛事。臨終無所苦，忽滿室光明，端坐而化。有僧神遊淨土，見古與葛繁同在焉，往生有明驗矣！（宋史載）

解宋朝士大夫有淨土之志頗多，然其弘贊淨土，入正定聚，現宰官身而爲說法者，唯古與曰休、次公、瑾公、楨公爲最。姑蘇法雲講主息蔭上人，輯有寶珠集，古曾爲作序，茲摘要云：「衆生心淨，則佛土淨。法性無生，而無不生。彌陀心內衆生，親親攝化。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往生。質託寶蓮，不離當處。神超多利，豈出自心？如鏡含萬象，而無有去來。似月印千江，而本非升降。嗟夫！學寡障多，疑深觀淺，斥爲權小，闕若存亡。豈知大雄讚勸，金口叮嚀？樂受則永拋五濁，悲增則迴救三途。於此不知，是爲可憫。自魏晉以來，有遠公諸賢熏修，事列簡編，驗彰耳目。唐戒珠採十二家傳記，得七十五人。是集，蒐補闕遺，增廣新聞，共得一百九人，隱顯畢收，緇素並列，標爲險道之津梁，永作後來之龜鑑。」

諸上善人詠云：「次公同志學無爲，唯有西方日念馳，

淨土立言曾直指，至今留決後人疑。」

宋朝·葛繁居士

葛繁居士，江蘇省江陰縣人。少年登科第，官至朝散大夫。凡公署私居，必營淨室，設佛像。嘗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平時以淨業普勸道俗，多從

其化。有僧定中神遊淨土，見繁在焉。後無疾，面西端坐而化。（宋史載）

關蓮池大師讚曰：「士大夫信佛者，不無其人。然猶避世譏嫌，外護形跡。公署不忘設像禮誦，葛君其篤信不回者乎！坐脫往生，良非偶然矣！」

宋朝·鍾離瑾居士

鍾離居士，諱瑾，字公瑜，浙江省紹興人。宋咸平二年登科第，歷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忠績顯著。母任夫人，精修淨土，臨終勉瑾勤修淨業。瑾性至孝，母亡，遂廬公墓之側，薰修不輟。二年服除遊宦，日行利益二十事，無有缺失。後官浙西路提刑，奉旨修飾杭州下天竺慈雲寺，與遵式大師相識，究論西方要旨，清修更篤。未幾詔知開封府，出則盡瘁國事，入則不忘念佛。任夫人原有梅檀佛像，在生時常頂戴行道。後由瑾供奉，於瞻禮間，佛像眉間忽然迸出舍利數粒。一日，夜半忽起，謂家人曰：夫人報我，往生期至矣。乃索香湯沐浴，更衣趺坐念佛而逝。前一日舉家夢瑾乘青蓮華，天樂海衆，迎引西去。子景融，官朝請大夫。常誦觀經，念佛不輟。後棄官，結茅江蘇省儀真東園側。嘗曰：「識得彌陀，彌陀彌陀。不識彌陀，奈何奈何。識得彌陀，彌陀只在自己家。」一夕，請僧誦普賢行願品，炷香敬聽，兩手作彌陀印而化去。

。曾孫松，寓居蘇州，與靈巖山寺實公等，結社念佛。亦無疾，忽端坐合掌念佛而化。（佛祖統紀載）

闡諸上善人詠云：「淨業工夫已服勤，三年廬墓不忘親，

峨冠整服跣趺去，應作青蓮座上人。」

宋朝·王仲回居士

王仲回居士，安徽省無爲縣人，與楊傑居士同鄉。任光州司士參軍。性忠厚，不與任何人較短長，鄉里以善人稱之。天衣懷禪師，住鐵佛道場，仲回往詣問佛法，後來信向淨土。元祐初，問楊傑曰：經典多教念彌陀，生淨土。禪宗祖師則云，心即是淨土，不用更求生西方，其不同何耶？楊傑答曰：實際理地，無佛無衆生，無樂苦壽夭，有何淨穢之分？豈得更以生不生爲心耶？此以理奪事也。然而處此界者，是衆生乎？是佛乎？或未出衆生之境，則安可不信教典，至心念彌陀，而求生淨土哉。此則無念中起念，無生中求生，以事奪理也。又問：如何得念不間斷？傑答曰：一信之後，更不再疑，即是不間斷。仲回欣躍，轉加精進。至元祐二年十二月初一夜，傑忽夢仲回來謝曰：向蒙指示淨土，今已得生，特來相謝，乃再拜而去。後數日得仲回之子王衛哀訴，知所

夢不虛。仲回在往生前七日，預知時至，與舊話別，正傑感夢時也，可見其必生淨土矣！（楊傑傳載）

闡諸上善人詠云：「性地開明感次公，繫心淨域日無空，

臨終誠託蓮胎去，極樂聞浮信不同。」

楊次公所謂「一信之後，更不再疑，即是不間斷。」此與善導大師所謂無間修，其意相同。即是一句彌陀無別念，乃至凡禮拜、稱名、作願、觀察、回向，皆心心相續，不以餘業相間，是名無間修。又若起貪瞋痴等念來間時，隨起隨懺，不令隔日隔時隔念，常使心清淨，亦名無間修。若能畢命，誓不間斷，決定往生。

宋朝·馬玕居士

馬玕居士，字仲玉，安徽省合肥人。其祖父任杭州太守時，慈雲懺主教授淨土法門，遂全家信奉。元豐中，玕遇僧廣初，授以天台十疑論，喜曰：吾今得所歸矣！至心念佛，二十五年。歷任緇川、新定太守，以慈惠爲政。因與王古往還，淨業益進，常行放生。誦經念佛，觀想西方，日有常課。荆王夫人夢遊西方蓮池，見有朝服而坐華座上者，人告曰：此馬玕、楊傑也。此時，傑已

往生，玕尚任官。崇寧元年，得小疾，沐浴更衣，念佛端坐而逝。有氣如青蓋，騰空而上。往生後，家中十數人，同夢見玕曰：「吾已得生淨土上品矣。其子永逸，亦修淨業，習十六觀，經三十餘年。一日得疾，見阿彌陀佛及二菩薩來接引，結印示寂，香氣滿室。既殮，柩上產五色華，其光爛然。」（楊傑傳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淨業傳家道大亨，全家兒女亦修行，

臨終氣出如青蓋，托夢家人已往生。」

宋朝·江公望居士

江公望居士，字民表，浙江省建德縣人。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元年，拜左司諫。智識高明，直言不諱，名著一時。居常與妻俞氏，蔬食清齋，同修淨業。著念佛方便文，勸化世人，一心念佛。有子早亡，託夢云：「大人修道功業已成，冥府有金字題額云：江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苦空，躬事熏修，心無愛染，動靜不違佛法，語默時契宗風，名已脫乎閻浮，身心歸於淨土。宣和末，知廣濟軍，一日，無疾，面西端坐而化。」（宋史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直言極諫顯當時，晚向彌陀信不疑，

方便文成還刻石，池蓮準擬占高枝。」

蓮池大師讚曰：「或謂冥府題額之事，恐未必然。噫！冥王常瞻禮永明壽禪師之像，繞塔之僧所語也。苟不妄，何獨於公望而疑之？」

茲摘錄念佛方便文云：「世出世間之法，欲得成辦省力，莫若繫心一緣。即如稱念阿彌陀佛，有巧方便。無用動口，不出音聲，微以舌根，敲擊前齒，心念隨應。隨心應量，循業發現，舌意根下，念念之中，便有阿彌陀佛，四字音聲，歷歷分明。聲不出口，心應舌根，專聞在耳，從聞入流，反聞自性。攝口耳心，是三融會，念念圓通。即肉團心，現本性彌陀；以五濁身，遊唯心淨土，久久遂成唯心識觀。若利根人，當如上念佛時，念念無生，心心無所，六根杳寂，諸識銷落，法法全真，門門絕待，自然成就真如實觀。但初機後學，必須一心專念如來，乃至營辦家事，種種作務，心念彌陀，亦不妨礙。念念聲聲，稱誦聖號，那會有邪思惡念萌於心中，自然純一無雜。若能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不過旬月，便成三昧。所謂是心作佛，是心見佛，是心是佛。上根之人一念直超，平常之人善觀方便也。」

宋朝·陳瑾居士

陳瑾居士，字瑩中，號了翁，福建省沙縣人。徽宗朝，爲左司諫，以直道

不容，忤宰相曾布，出知泰州，後謫台州，與四明山延慶寺明智法師（知禮法師之曾孫）爲方外交。從此不復爲文，潛心天台教觀，行解並進，得其淵源。又復革心改過，專趣淨土，修念佛三昧。在台州居五年，復承事郎，移楚州居住，過廬山，家焉。嘗語人曰：吾往年遭患難，所懼唯一死。今則死生皆置度外矣。不久便往生，年六十五歲。（東都事略載）

關諸上善人詠云：「早從明智論台宗，一念三千絕異同。」

瞻部報終歸淨土，四華池上禮金容。」

摘錄瓊公所作十疑論跋云：「人心無常，法亦無定，心法萬差，其本在此。信此則偏信，華嚴所以說十信。疑此則偏疑，智者所以說十疑。出疑入信，一入永入，不離於此，得究竟處。西方淨土者，究竟處也。衆生信憑業識，自隔實際，於一幻境，非彼執此，生生不靈，永絕聖路。以如是故釋迦如來，於生死中，爲大船師，載以法船，令趨彼岸。然而彌陀之岸，本無彼此。釋迦之船，實非往來。譬如一燈，分照八鏡。鏡有東西，光影無二。彌陀說法，偏光影中，而釋迦方便，獨指西鏡。故已到彼岸者，乃可以忘彼此。未入法界者，何自而泯東西。於此法中，若未究竟，勿滯方隅，勿分彼此，但當正念諦信而

已。信者，萬善之母。疑者，衆惡之根。能深信不疑，未出生死，得出；未生淨土，得生。順釋迦之教誨，往覲彌陀。隨彌陀之大願，來助釋迦（教化衆生）。自一聖建立淨土法門以來，往生之人，如恆河沙數。云何不信？云何而疑？能自信已，又作方便，令諸未信無不信，此智者十疑論之所以作也。」

敬錄其所作實心易記歌曰：「心空如太空，豁然無所觸；一眞法界中，靈照常安住。」性梵按：此歌前一句，是入空三昧。心空，不是斷滅空，是非空非有之空，緣起性空之空。此歌後一句，是入不空三昧。空者，滅妄念，棄情欲也。不空者，起悲智，順淨用也。一眞法界，即是一心二門。眞如門偏一切法，生滅門現法界事。眞實如是，故名實相、法性、法界、無量光壽。靈照法界，名無量光。常住法界，名無量壽。見彌陀，即見自性天真佛。生淨土，即生彌陀清淨土。常別常同，常同常別，此是法界大旨也。故瓊公所撰寶城易記錄序云：「余既得罪謫台州，自壬辰八月，捐書不復爲文，革心改過，專趣淨土，路長身老，恨發心之晚也。」由此可知其既得淨土法門之秘要，專趣淨土，其往生可必也矣！

摘錄其作延慶寺淨土院記云：「夫淨土之教，古佛所說，誠心之士，信受

不疑。如來之教九品，以至誠爲上上。智者之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縛。超識習而不惑，度情塵而獨造者，其唯「誠」乎！故曰，誠者成也，成自成也，唯此而已。境強習重，蓋由觀淺心浮。易往無人，良以疑深障重。若欲盡除障垢，當以決定爲心。故法藏本願曰：若不決定成等正覺者，我誓不取菩提。於菩提心有退轉者，我誓不取正覺。發如是心，行如是行，起如是願，趣如是果，而不違法藏之大誓，則寓跡於此土者，皆阿鞞跋致之士，其爲勝利，豈有窮哉！

「孔子曰：『不誠無物。』無量壽經曰：『至（誠）心精進，何願不得？』印光大師勸人「至誠恭敬。」淨業行人，當作座右銘。

宋朝·黃打鐵居士

黃打鐵居士，湖南省長沙人，本軍匠，打鐵爲業。每打鐵時，念阿彌陀佛不輟口。一日無疾，託鄰人爲寫頌云：「叮叮噹噹，久煉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即化去。其頌盛傳湖南，人多念佛。（往生集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念佛時時不絕聲，青蓮華已載芳名，

須知一塊邠州鐵，不用工夫鍊不成。」

蓮池大師讚曰：「黃公別無他能，止是念佛不輟口耳。世人不肯依樣行持

，而尋奇覓巧，遂成虛度。噫！非所謂翻嫌易簡卻求難耶！」

宋朝·張商英居士

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居士，諡文忠，四川省新津縣人。宋神宗大觀中，任尚書右僕射，官至丞相。夫人向氏激發，留心內典，信奉佛。初參兜率悅公，有契悟。曾作偈云：「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一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才動即被遮。斷除妄想重增惑，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罪礙，涅槃生死等空華。」後來由禪入淨，求生極樂，嘗著發願文云：「思此世界，五濁亂心，無正觀力，無了因力，自性唯心，不能悟達。謹遵釋迦世尊金口之教，專念阿彌陀佛，求彼世尊願力攝受。待報滿時，往生極樂，如順水乘舟，不勞自力而至矣！」撰著續清涼傳二卷，護法論一卷，皆編入大正藏第五十一、二册。（宋史·東都事略載）

聞茲摘錄護法論云：「余豈有他哉！但欲以公滅私，使一切人，以難得之身，知有無上菩提，各識自家寶藏，狂情自歇，而性淨明心，不從人得也。今有人焉，姦雄氣焰，足以塗炭於人，而反不敢爲者，以有地獄報應，不可逃也。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之故，不敢自欺其心，起善護衆生之念

，各無侵凌爭奪之風，則豈不刑措而爲極治之世乎！謂佛教無益於天下者，吾不信矣！諒哉，「人天路上，以福爲先。生死海中，修道是念。」今欲快樂人天，而不植福；欲出離生死，而不明道，是猶鳥無翼而欲飛，奚可得哉？余非佞也，願偕有志者，背塵合覺，同底於道，不亦盡善盡美乎！」張公所論，與儒家所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同出一轍。如印光大師文鈔標本同治錄序云：「因果者，聖人治天下，佛度衆生之大權也。約佛法論，從凡夫地，乃至佛果，所有諸法，皆不出因果之外。約世法論，何獨不然？故孔子之贊周易也，最初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夫積善，積不善，因也；餘慶，餘殃，則果矣！既有餘慶餘殃，必有本慶本殃，爲當人所受，大於餘慶餘殃百千萬倍也。宋儒謂佛說二世因果，六道輪迴，實無其事，斷其必無因果。既無因果，無有後世，則堯桀同歸於盡，誰肯孳孳修持，斷惡行善，以求身後之虛名乎？以因果已無，善無以勸，惡無以懲，不可也。」宋代有張公出世，以宰官身，倡明因果，護持正法，衆生幸甚！佛教幸甚！

蓮池大師讚曰：「無盡居士，悟後而孳孳平安養是念，其爲計審矣！自白香山、李白、柳宗元，至此四公，雖西方瑞應，史未詳錄。而據因以考果，不生西方，將奚生哉？」又曰：「愚聞之古德云，士大夫英敏過人者，多自僧中來。然嘗疑之。迷而不返者什九，不負宿因者什一，其故何也？五濁惡世，多諸退緣，賢者所難免也。故戒禪師後身爲蘇東坡，青禪師後身爲曾魯公。夫東坡最爲親近法門，而曾公已不及之。古今知識，所以勸人捨五濁，而求生淨土也。然而劉遺民以下諸君子，所得不既多乎！」

宋朝·張掄居士

張掄居士，字材甫，號淨樂居士。宋高宗朝，爲均州防禦使，充浙西副都總管，官至知閩，以文章邀寵。性好佛乘，虔修淨土。晚年闢宅東偏爲道場，鑿池種蓮，倣慧遠大師結蓮社之意。日率妻子勤修淨業，課佛萬聲，禮誦不懈，合家長幼，靡不從化。每年春秋，就舍建念佛會，信者雲集，唱佛之聲，如潮汐之騰江也。高宗特書「蓮社」兩字贈之，歡喜踴躍，作記刻石，永爲紀念。（南宋書載）

闍諸上善人詠云：「妻子同修不暫閑，大興蓮社擬廬山，
幸逢聖主親揮翰，從此芳名播世間。」

摘錄其結蓮社普勸文云：「我今勸諸有緣，結此蓮社，假使難知難辨，猶當勉力精勤。況佛號甚易持，淨土甚易往。八萬四千法門，無如是之捷徑。但能輟清晨俛仰之暇，遂可爲永却不壞之資。用力甚微，而收功乃無有盡，衆生何苦自棄而不爲乎？噫！夢幻非真，壽夭難保。呼吸之頃，即是來生。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此時不悟不修，佛如衆生何？願深念於無常，勿徒貽於後悔。」

又摘錄「蓮社」記云：「臣讀佛書，知出世間有極樂國，有佛號阿彌陀。以大願力，普度一切。其國悉以上妙衆寶莊嚴，地皆黃金，無山川丘谷之險。氣序常春，無陰陽寒暑之變。無飢寒老病生死之苦，無五趣雜居之濁。衆生能發一念，念彼佛號。即此一念，圓滿具足，同一法性。幻身盡時，此性不滅，一刹那頃佛土現前，如持左契，以取寓物。臣敬聞其說，刻勵精進念佛，無有間斷。乃蒙聖上親書「蓮社」二字爲賜，萬目共瞻。願天下後世，凡歷見聞，普得念佛三昧，究竟成就無上菩提。」

宋朝·何曇遠居士

何曇遠居士，江西省吉安人，宋御史中丞萬壽之子也。年十八歲，持菩薩

戒。親近含禪師，教修淨土法門，即至心念佛。居父喪，哀毀成疾。請僧數人，在家禮懺。一夜，四更即起大聲念佛。衆人驚問，遠答曰：「見佛金黃色相，幡華滿空，自西而來，詔曇遠速去。至五更，遂脫去。宅中芬香，數日乃歇。」

（往生傳及冥祥記載）

聞諸上善人詠云：「昔年持戒已專精，淨業工夫一旦成，

瞻部報盡親見佛，幡華繚繞滿空迎。」

宋朝·馮楫居士

馮楫居士，字濟川，號不動居士，四川省遂寧人。由太學登第，任官至給事。初參佛眼遠禪師有省，後參大慧杲禪師，深有悟入。晚年專修淨土，作西方禮文二卷，彌陀懺儀一集。紹興中，出師瀘南，公務之餘，率道俗作繫念會，以西方爲歸。作和陶潛歸去來詞一篇，見樂邦文類。嘗感香爐中舍利應現，光明照室。捨俸錢造大藏經四十八部，分贈諸山名刹。以此功德，回向莊嚴淨土。後知邛州，乞休歸家，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二日告終。至期，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日將午，具衣冠，望闕肅拜，著僧衣，登高座，囑官吏道俗，各宜向道，建立法幢。拈拄杖按膝而化。（蓮宗寶鑑載）

闍諸上善人詠云：「通儒解道復參禪，歸命彌陀意更專，

清泰故鄉思不已，追吟陶令賦歸篇。」

蓮池大師讚曰：「傳燈錄載，公初參龍門遠，次參妙喜，各有證悟。臨終刻期陞座，拈拄杖按膝脫去，其自在顯赫，宛有宗門諸大老操略。其生平念佛，報盡往生，而了明心性自在其中。所謂：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淨業行人，願篤信無惑。」

摘錄其施經發願文：「予之施經，一事而具二施。以錢造經，是財施。以經傳法，是法施。財施得人間福報，法施得世間智慧。願回此一報，臨命終時，蓮華託質，見佛聞法，悟無生忍，登不退階，入菩薩位。還來十方界內，五濁世中，普現其身，而作佛事。普與衆生，悉得成佛。乃予施經之願也。」

敬錄和陶淵明歸去來辭曰：「歸去來兮，蓮社已開胡不歸？念吾年已衰邁，況世態之堪悲。想東林之遺跡，有先賢之可追。趁餘生之尚在，悔六十之前非。如新沐之彈冠，類浴罷而振衣。滌塵垢以趨潔，造妙道之離微。顧瞻前路，歸心若奔；入慈悲室，登解脫門。萬境俱寂，一真獨存；爐香滿炷，淨水盈樽。望西方以修觀，祈速覩於慈顏；入念佛之三昧，覺身心之輕安。超九蓮之

上品，開六趣之幽關；會精神於正受，杜耳目之泛觀。俟此報之云盡，詣極樂而徑還；循寶樹以經行；踐華園而迴旋。歸去來兮！唯淨土之可遊。念閻浮之濁惡，捨此土而何求？喜有壽之無量，曾何苦以貽憂。與上善人聚會，友補處爲朋儔。池具七寶，黃金爲甍。地平布於琉璃，無高下之坑丘。樂音起於風樹，佛誓發於水流。聞者咸念三寶，忻塵緣之自休。已矣乎！人生如夢，能得幾時，胡爲名利之縈留。此一報看盡兮，將焉之？浮世皆幻境，樂土眞佳期。布蓮種於池內，長念佛以培籽。冀臨終而佛迎，垂絃別而留詩。從此地地增進，決證菩提何用疑。」

元朝·吳子章居士

吳子章居士，蘇州人，世業醫，以利生之心爲務。與兄子才，同參雲屋和尚，得授念佛法門。自是精勤念佛，寒暑不廢。後來舉家持戒念佛，依法修行。至正年間，無疾合掌稱佛名化去。（往生集載）

闍諸上善人詠云：「醫中積德豈能論，雲屋親傳念佛門，

珍重難兄復難弟，青蓮雙綻本同根。」

明朝·華居士

華居士，杭州江干人。醇樸無偽，與人少交往。中年將家業囑付諸子，獨處一室，不涉世事，唯孜孜念佛而已。及將命終，自知時至，更衣正寢，手整冠，端坐別衆而逝。其子先已購棺不一具，於是易龕，如出家人法式辦喪事。觀者如堵，遠近敬慕。（往生集載）

解在家修淨業的蓮友，當以華居士作借鏡。不閑走，少作閑事，少說閑話。中年後，早將家業、事業，乃至一切功名富貴，完全放下。可囑付者，交付兒女。不能囑付者，任其自然。從朝至暮，唯佛是念，念茲在茲，必得成就淨業，往生極樂也。

明朝·袁宏道居士

袁宏道居士，字中郎，號石頭居士，湖北省公安人也。兄宗道，字伯修，號香光居士。弟中道，字小修，號上生居士。三人先後舉進士。萬曆中，宏道任吳江知縣，後爲禮部主事，謝病歸，築園於城南，植柳萬株，號曰柳浪。初好禪，喜辯論。後來自知口頭禪，無益於了生死，遂與兄弟專修淨土，持戒念佛。作西方合論，論分十門，融攝性相，指歸中道。旋復職，再遷至稽勳司郎中，復移病歸。抵家不數日，入湖北省江陵縣，宿於僧寺，念佛而卒。弟小修

官南禮部郎中，乞休老於家，居常勤於禮誦。一夕課畢，靜坐間，夢神遊淨土，與兄相敘，醒而撰紀夢一篇，今附刊於合論之後。（明史載）

解由此可知，三兄弟不僅生生世世爲昆仲，而且同爲彌陀法眷，蓮胎手足，誠足爲此土在家修淨業者之模範也。今錄西方合論、第九修持門，此門又分十門。曰：淨悟、淨信、淨觀、淨念、淨懺、淨願、淨戒、淨處、淨侶、不定淨等門也。

一、淨悟——一者悟知即穢恆淨，不捨淨故。二者聞淨土法門不可思議，不怯弱故。三者知畢竟空中，因果不失，止一切惡，不更作故。四者修十善二福，而不住人天故。五者知法無我，順性利生，直至成佛，無疲厭故。菩薩入淨悟門，隨願得生淨土。

二、淨信——若人修行未能頓悟，當深植信根，不驚不動。一者信佛誠言，決定當生故。二者信自心廣大，不可思議，具有如是清淨功德故。三者信因果如形影，決定相隨故。四者信五濁苦惱，不容一刻居住故。五者信念力不可思議，如業力故。具有如是信根，舉足下足，無非念佛。

三、淨觀——一、淨觀，觀佛相好。二、不淨觀，觀此身心世界不淨。三

、無常觀，觀無常之火，燒諸世間。四、和合觀，觀一切法，皆因緣和合而有，無有實體。五、對治觀，如四念處觀，五停心觀，對症下藥故。以淨觀為主，餘爲伴，作往生之津梁。

四、淨念——一、攝心念，一切處攝念不忘，縱令昏寐亦繫念而寢，不異念故。二、勇猛念，如好色之人，聞淫女所在，必往不怯故。三、深心念，如海深廣，必窮其底故。四、觀想念，念念中觀見佛相好故。五、息心念，息一切名心、利心、慾心、貪戀心、貢高心、遮護心、人我是非心，以清淨心念佛故。若如是念佛，現生必得見佛。

五、淨懺——一、內懺，罪從心起將心懺故。二、外懺，懺一切色聲、六根六塵不淨故。三、事懺，依律作法懺故。四、理懺，觀身實相，無相無不相。又修道以來，凡作止任滅等病，障佛中道無漏智慧，起心懺悔故。五、三世懺，懺過現未來，已作今作當作一切罪業罪根故。若能如是真實懺者，一切罪障悉得消滅。

六、淨願——願爲導御，能有所成，修淨土者，當發大願。一者不爲福田故發願，願作一切衆生庇蔭，而願生淨土。二者不爲病苦故發願，願醫一切世間無明等瘡，而願生淨土。三者不爲轉輪王受樂故發願，願轉如來法輪，作大法王，而生淨土。四者不爲生二界或得二乘故發願，願以福智二嚴，與衆生同出三界，而生淨土。五者不爲有量，願時空無量中，代一切衆生苦，拔令同生淨土。能如是發大願者，臨終最後刹那，唯此願王，引導其前，即得往生極樂國土。

七、淨戒——一、慳貪戒，能一切施，無愛惜故。二、毀禁戒，謂四衆律儀具足持故。三、瞋恚戒，於逆違境能慈忍故。四、放逸戒，至心精進念佛，無異念故。五、散亂戒，都攝六根，息諸緣務故。六、愚痴戒，勤修觀慧，破諸迷闇故。菩薩如是行於淨戒，則能攝諸戒法，又能攝諸衆生，生於淨土。

八、淨處——繁華喧擾處當離，歌樓酒肆處當離，恩愛纏縛處當離，邪師外道處當離，玩賞詩文及一切無益修持處當離。

九、淨侶——當親近持戒習定修慧之友，須友直友諒友多聞，尤當擇有大慈悲、不惜身命之友。如無此淨侶，當屏處自修，以佛像爲師，以經律論爲侶。

十、不定淨——即諸佛教誠偈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意是也。

又在論中說明念佛一行總攝六度云：「念念離行於施，念念淨行於戒，念念寂行於忍，念念續行於進，念念一行於定，念念佛行於智。以念佛是一心法門，心外無諸行故，若廢諸行，即是廢心。」

茲摘錄紀夢文如下：「宏道對中道曰：我淨願雖深，情染未除，終以戒緩，僅得地居，不得與大士升虛空寶閣，尚需進修。使吾生時，嚴持戒律，尚不止此。大都乘戒俱急，生品最高。次戒急，生最穩。若有乘無戒，多為業力所牽，流入八部鬼神衆去，予所親見者多矣。弟般若氣分頗深，戒定力甚少。夫悟理不能生戒定，狂慧也。歸五濁，趁強健，實悟實修，兼持淨願，勤行方便，憐憫一切，不久當在此相聚。殺戒尤急，未有日啓鸞刀，口貪滋味，能生淨土也。時宗道已卒，因問其生處。宏道曰：生處亦佳，汝後自知。」

明朝·唐時居士

唐時居士，字宜之，法名廣貴，湖州（今浙江吳興縣）人。皈依蓮池大師，勤修淨業。初以明經別駕壽陽，繼輔襄國。全家皈依二寶，晝則各習所業，夜則共集佛前念佛迴向。嘗言：修淨土者，以觀門爲要，須日用常在觀中。或神遊蓮海，華中禮佛。或坐瞻寶刹，佛光照身。淨想既成，往生何待。丁亥年

臘八，於南京長干寺禮塔念佛間，見塔頂放白光，佛爲現相，如黃金色。一日，坐禪念佛，推窗忽見鍾山浮於巨海中，金佛巍巍，祥光燦爛，房屋林木，盡空不見。編輯有蓮華世界詩，列行於世（現附於淨土十要第十之後）。臨終現諸瑞相，正念而逝。（淨土晨鐘載）

解茲摘錄蓮華世界詩數首如下：（一）唐龐公作古詩云：「一年復一年，修道莫遷延。皮皺顏色減，髮白髓枯乾。幻身如聚沫，四大亦非堅。更被痴狼使，無明曉夜煎。外頭遮曲語，望得免前愆。除非不作業，當拔罪根源。根空塵不實，內外絕因緣。積罪如山嶽，慧火一時燃。須臾變灰燼，永劫更無煙。」（二）明·一元作西方詠云：「西方諦信莫生疑，念佛修行要及時，有限光陰宜早辦，骷髏著地幾人知。西方急急早修持，生死無常不可期，窗外日光彈指過，爲人能有幾多時。」（三）元·白雲作望江南詞云：「娑婆苦，身世一浮萍。蚊蚋睫中爭小利，蝸牛角上竊虛名，一點氣難平。人我盛，日夜長無明。地獄盡頭成隊入，西方無箇肯修行，空死復空生。」

明朝·唐廷任居士

唐廷任居士，號體如，浙江省蘭溪人。孝友忠厚，出自天性。覺世無常，

傾心至道，參蓮池大師，受念佛法門，遂力行之。凡十二年如一日，唯篤志以西方爲歸。年六十歲，仲冬之旦，謂諸子曰：「新春十有一日，吾行矣。至期，盥漱、整衣端坐，手結彌陀印，口稱彌陀名，含笑而逝，如入禪定，事在萬曆三十一年。」（往生集載）

闡蓮池大師讚曰：「平生於淨土諦信無疑，臨終無疾含笑而逝，往生何疑焉。」

明朝·楊嘉禕居士

楊嘉禕居士，字邦華，江西省泰和人，世家子也。年十二持不殺戒，蚤蟲無所傷。至二十餘歲，入南京國子監。俄得病，夢遊地獄，見諸苦相。覺而放生，誦經、念佛。一日，謂人曰：「吾將逝矣，青蓮華現吾前，得非淨土境乎？遂晝夜念佛不輟。命息燭，曰：「吾常在光明中，不須燭也。問其所見？曰：見蓮開四色，彌陀現千丈身，觀音身與彌陀等，不見勢至。言訖，忽躍起，拈香禮佛。連聲曰：彌陀經功德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吾已得上品矣，寂然而逝。」（往生集載）

闡蓮池大師讚曰：「邦華好學天植，書無所不讀，獨潛心內典，又獨留意

於淨土法門。其臨歿也，謂彌陀經功德不可說而三稱之，蓋見之真，故言之切也。不信淨土者，可思也已。」

明朝·孫叔子居士

孫叔子居士，安徽省桐城人。其父鏡吾，讀雲棲彌陀疏鈔，發心念佛。鑄阿彌陀佛，像成，送至雲棲，皈依宏公，法名廣禹。叔子年十二，隨父皈依受五戒，法名大珩。歸而斷葷吃素，息交遊，棄科舉，矢志念佛，誓取金臺，勤苦不惜身命。不久，見兩比丘，持蓮華立於前，勉曰：「孺子善哉！一心淨土。復見化人誦金剛經一晝夜。乃起坐曰：彌陀觀音皆來迎我，大呼阿彌陀佛數聲，泊然而寂，時萬曆辛亥十一月十一日。」（往生集載）

闡蓮池大師讚曰：「據其父稱，叔子室中，歲產靈芝，卒之歲，有大如斗者，如金如玉如赤白輪者。往生之祥可徵矣！」

明朝·顧源居士

顧源居士，字清甫，號寶幢居士，南京人。幼年能詩，善草書。中年盡棄所習，斷酒肉，構小樓，修淨業，不見家人。每夜五更起，擊大木魚，高聲唱阿彌陀佛。與棲霞寺雲谷禪師善，結西方社。愍山清公，一日至棲霞寺，望見

一道者，閒逸如孤鶴，近而見其目不瞬，若遺世之人。復見其入殿門，禮舍利塔，瞻拜良久，塔頂忽現五色光。清公異之，以告雲谷。雲谷曰：此寶幢居士也，方作西方觀耳。後回家中，一日患微疾，請僧數人，相對唱佛號。忽然滿室聞蓮華香，衆驚喜。源恬然如平時，語僧曰：我坐蓮華中半月餘，見彌陀法身偏虛空，世界皆金色。佛視我微笑而挈我，又以袈裟覆我，我決定往生西方矣。諸子悲戀不已，源笑曰：汝等謂我生耶？死耶？何獨不觀於日，東出西沒，果沒乎？汝謂我往何處，何處即此處，此處若明，何處即了。毋多言，亂我心，空中諸佛迎我，二鼓行矣！至期，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蓮香三日始歇。

（憨山夢遊集載）

關蓮池大師讚云：「身已坐蓮華中，生則決定生也。何處即此處，去則實不去也。居士之生，當不在中下品矣！」

明朝·莊廣還居士

廣還居士，字復真，浙江嘉興桐鄉人。少年習儒業，未幾以母疾而學醫。二者兼之，經二十餘年。至四十歲，猶獨身未偶。頗厭世事，遂棄所學，而從事於玄道。卒因口訣無傳，盲修瞎練，久而致疾。乃喟然曰：吾獨不能爲天地

間一閒人乎？遂構小園，栽花壘石，吟詠優息其間。一日觀華開華落，因悟盈虛消息，物數之常，吾亦當如是。即毀園，閉關坐禪，取金剛經等誦之。萬曆乙酉，出遊杭州，遇一翁，指示往謁蓮池宏公。師授以三皈五戒，及淨土法門。臨別請師開示，宏公曰：「釋典充棟，何以教子。約而言之，見性其體也，度生其用也。文殊謂修行莫如念佛，正今日之急務，子其勉之。」歸家，日課阿彌陀佛五萬聲，不遑暇食。未半年，心地寂然。年八十，再詣雲棲宏公座下，受菩薩戒，以度生爲自任。憶金剛經云：「以七寶布施，不若以四句偈爲人解說，其福勝彼。」遂閱淨土經論，撮其要語，分門別類，共爲六卷，名曰淨土資糧全集，流通於世，鄉人多從而化焉。（淨土聖賢錄載）

關摘錄淨土資糧集自敘：「吾憶往時，學儒兼醫，繼以玄，更以閒，一事無成而鬢白矣。設當時捨此數端，早以學釋，則今日之造就，殆未可量。有客告曰：先生誤矣！非儒無以識佛之理，非醫無以達佛之心，非玄無以肇佛之寂，非閒無以築佛之基。先生以此數者啓佛之機，有出世之緣，非強求倖致者也。予起謝曰：客所言，誠爲確論。今之以教（淨土法門）立命，而不委於命。盡人合天（復其本來清淨之心性），而不任於天者。非師啓迪，何以有此，吾

於蓮池大師受罔極之恩矣！」

明朝·莊嚴居士

莊嚴居士，字平叔，江蘇省松江華亭人。深達佛法，導諸同事。衣食所餘，常以施人。家有一子一婿，視之泊如也。偶作詩詞，皆清遠有致。平生篤志淨土，求生西方。天啓四年，卒於其友胡子灝之園。崑山王弱山錄其詞，以爲數年中所見學道人，以平叔爲第一。（淨土聖賢錄載）

〔翻〕茲錄莊嚴作滿庭芳詞云：「六十餘年，片時春夢，覺來剛熟黃梁。浮華幻影，有甚好風光。冷眼輕輕覷破，急翻身蹬斷絲繩。兒孫戲從他搬演，何必看終場。青山茅一把，殘生活計，別作商量。但隨緣消遣，洗鉢焚香。先送心歸極樂，恣逍遙，寶樹清涼。堪悲也，回頭望處，業海正茫茫。」

清朝·周夢顏居士

周夢顏居士，名思仁，字安士，自號懷西居士，江蘇省崑山人。博通經藏，深信淨土。嘗以衆生造無量罪，唯淫殺一業，實居大半。因著戒殺書名萬善先資四卷。戒淫書名慾海回狂三卷。又著陰騭文廣義二卷，西歸直指四卷。凡有見者，莫不歡喜信受，印光大師稱爲善世第一奇書。乾隆四年正月，與家

人訣別，云將西歸。家人請以香湯沐浴，卻之曰：「我香湯沐浴久矣！談笑而逝，異香郁然滿一室，享年八十四歲。（安士全書載）

〔翻〕周居士有曰：「願將東土三千界，盡種西方九品蓮。」又因王孟鄰問：云何決定得生淨土？周答曰：「當於念佛時，發四弘誓願，則淨因堅固，決無退轉。」淨業行人，皆應發菩提心，不爲自身求安樂，但願衆生得離苦。發如是願，如是念佛，如是求生淨土，如是廣度含識也。

敬錄萬善先資因果勸偈云：「仁列五常首，慈居萬德先。皇哉二教論，異口若同宣。人人愛壽命，物物貪生全。雞見庖人執，驚飛集案前。豬聞屠價售，兩淚湧如泉。方寸原了了，祇爲口難言。鷄受刀砧苦，腸斷命猶牽。白刃千翻割，紅鑪百沸煎。炮烙加彼體，甘肥佐我筵。此事若無罪，勿畏蒼蒼天。古來生殺報，往復如輪旋。吾昔弱冠時，目擊生哀憐。菟羅今惜事，將盈數萬言。誓拔三途苦，此志久愈堅。落筆傷心處，一字一嗚咽。奉勸賢達者，留神閱是編。」自言每過一切神祠，必祝願云：「唯願尊神，發出世心，勿受血食，一心常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中間若殺一小魚蝦，乃至家中眷屬，若有一人傷一蚊蟻，唯願尊神是糾是殛，迅雷擊碎所著

書板。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臨河見魚，仰面見鳥，不思救度，反萌殺機，亦同此誓。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若夢寐中，見人殺生，不能至心稱佛名號，發救度心，而反歡喜贊成其事，亦同此誓。」

敬錄所著「戒殺四十八問」中釋持名念佛差別云：

第一、持名要不間雜。心要寂寂，寂寂則善惡念不生。心要惺惺，惺惺則無記念不生。佛外無念，故常寂寂，念中有佛，故常惺惺。第一、要不住持名。不住者，即是觀也。觀者，慧之機也。前一念過去矣，後一念未來也，中一念亦不住。前一句過去矣，後一句未來也，現在一句亦不住。了了分明，而不可得。不可得，而了了分明。第二，即禪即佛持名。看一話頭謂之參禪，坐而息念謂之坐禪。參也坐也總是禪也，禪也佛也總是心也。禪即佛之禪，佛即禪之佛。念佛法門，何礙於參禪坐禪乎？參禪者，能將阿彌陀佛四字，當做一句話頭，念來念去，反覆不捨，不言參禪，禪在其中矣。坐禪者，要到一念相應，豁然如托空，方為得手。念佛念到一心不亂時，非相應乎？念到心空時，非永遠相應乎？於念佛時不昏不散，止觀定慧，念念圓成，若欲別求禪，禪當更在何處？第四，即戒即佛持名。持佛戒以治身也，持佛名以治心也。持之久而

心純，持之久而心空，念性戒性，非有二也。板板持戒，不得出頭。板板念佛，則臨命終時，打破鬼關，跳出三界矣！若奉戒已有工夫，即以之回向西方，必生中品。若未能兼顧，且勤念佛，如救頭燃。第五、即教即佛持名。一大藏經，皆從心起，心若無佛，教亦徒然。然心中亦何人無佛哉？自不念耳。願速放下，往生西方，親觀彌陀。若不能放下，即將此學經演教功德回向西方，發四弘誓，亦不唐捐。若弘揚淨土，詳說念佛功德，則舉目動念，皆是莊嚴西方，上品往生，更復何疑。第六、不持而持，持而不持。一事纔完，一語纔罷，尚未打點念佛，而四字佛名，滾滾出來，此二昧易成之象也。持名不懈，快足又快足，於念佛時，明明持此四字，念頭不轉，而四字忽然一停，亦非有即四字之念，亦非有離四字之念，亦非有四字以外之念，此謂暫得勝境，非真心空也。然勤勤念佛，此境屢現，則漸漸心空。若因一念心空，遂昏沉，是謂無慧。當知心愈空，則念愈靈。心愈空，則念愈淨。以佛心中之我，念我心中之佛，空與不空，更在何處。譬如日月，旋轉須彌山，周流照天下，此如何妙覺圓明哉！第七、孤身持名。比丘修道，不求伴侶。念佛之境，孤寂最佳。高低有宜，緩急隨分，打成一片，正在此時。當知身孤而心不孤也。諸佛及彌陀之心

，未嘗暫捨乎我，舉意佛知，開口佛聞，何憂孤寂乎！若淨土法門未能了了，須多購淨土書讀之，訪通曉淨土者叩問之。第八、臨終持名。但記取阿彌陀佛四字，勿忘也。高聲低聲，或心中默念隨宜，總要不令忘失。左右侍奉之人，亦宜常將此四字，頻頻提醒。當知百劫千生，所有亂走之路，全在此時一念斷得清楚。何以故？六道輪迴，皆一念為主。若一念專注在佛，則形雖敗壞，而神不散亂，即隨念佛一念而往生淨土矣！嗚呼！但記取阿彌陀佛四字，勿忘也。第九、發願懺悔持名。嗚呼！世之不知念佛者衆矣。儒中人，竊爲異端，不肯念佛。出家人，以念佛爲故套，而不知所以念。狂慧者，知有佛而不屑念。愚痴者，不知佛而不能念。間有愚夫婦，知念佛而求來生福報，依舊爲輪迴種子。求一爲了生死而念佛者，百中少有一二也。須知人既念佛，則當心佛慈心，行佛慈行，發廣大願，濟度衆生。冤親平等，普爲懺悔。一切功德回向西方，如此乃念佛之正因也。

性梵讚曰：善知識，大菩薩。扶木叉，戒淫殺。宏持名，有功德。

清朝·沈承先居士

沈承先居士，江蘇省崑山人，以木作爲業。年七十餘，持齋念佛，專修淨

土。手不停斧斤，而佛聲亦不絕口。康熙十年三月，預知時至。二日前遍別親友，謂當往生西方，此後不復相見。告子媳曰：吾明日十五，將往生矣。明晨浴畢更衣，向西端坐，取一淨几置前，憑而念佛，焚香趺坐而逝。（安士全書載）

清朝·張光緯居士

張光緯居士，字次民，江蘇省無錫人。年十四，補諸生。明朝亡後，居家教讀爲生。至年五十餘，妻子盡喪，孤身獨處。始閱讀佛經，深信淨土法門，日課佛名萬聲，兼修觀想，自號息廬居士。曾於禮佛時，或見燈燭結華，或現蓮華，或現佛像。後來持五戒，吃長素。年七十二歲，自爲終後事預作制定：不受人弔，不立木主牌，殯不過七七口。自謂無營，無戀、無瞋，泊然待盡而已。不久便卒。著有淨土剩言，刻行於世。（淨土聖賢錄載）

○摘錄淨土剩言云：「口誦佛名，眼觀佛像，耳還自聽念佛的聲音，聲從舌出，鼻聞香氣，禪味悅心，反六還一，如是念佛，云何得亂。吾今作一方便：「自視此心，如淨寶瓶，佛名如穀，逐字逐句，如穀投瓶，貫珠而下，穀既無盡，瓶亦不滿。瓶不滿寸，我與諸佛俱會一處，是我安身立命之處。（按：

此即觀想自心念佛，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念佛須字字從心裡出，還須字字入心裡去。當念佛時，先要閉目端坐，凝神定慮，不可有一毫什亂心，煩躁心，昏惰心。務開口出聲念佛，令聲從心發，心藉口傳，息調聲和，不快不慢。字字分明，句句相續，綿綿密密，無斷無續，不缺不漏，久之純熟，華開見佛，到時自驗，決不賺人。)又云：念佛之法，須兼作觀。瞑目向西，端坐默想，神與形離，羣直西去，漸見極樂種種自在莊嚴，親見三聖，放光接引，禮敬如來，蒙佛摩頂，甘露灑身，此心廓然，獲大安穩。然後徐徐神返，若出定焉。如是日遊(觀想)彼世界一遍，往生路熟，時至不迷。願以此告諸念佛人，須用心念，莫但口念，入得此門，去佛不遠。如上開示，若能遵行，決定萬修萬人去也。

清朝·皇甫士坊居士

皇甫士坊居士，字子儀，浙江省杭州人。世業醫，因讀龍舒淨土文，而深信淨土法門。與省庵大師爲方外交，作淨土詩及十二時頌，後不詳其所終。(淨土聖賢錄載)

【解摘錄其所作詩二首：(一)大哉淨土門，至簡亦至易，持名願往生，無人不可入。

果遂。(二)月比本來心，水比諸世界，一心含衆刹，莫作有無解。又錄其十二時頌中四頌：(一)平日寅，常時佛課在凌晨。一刻工夫十聲號，能超生死出沉淪。希有法，妙難論，往生全以信爲因。君能聽受無疑惑，便是多生受記人。(二)日出卯，朝露易晞人易老。試將親友細尋思，眼前多少埋芳草。要修行，須及早，一寸光陰無價寶。閒時不肯念彌陀，直待臨終空懊惱。(三)晡時中，嘆惜人身似轉輪。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休錯過，莫因循，幾多戴角與披鱗。千佛慈悲難救度，塵沙劫數自沉淪。(四)日落西，返照餘光不悠久。堪笑愚人顧目前，死生大事君知否？臭錢財，閒茶酒，賺得凡夫終日走。波波不暇念彌陀，臘月到來空束手。

清朝·馬榮祖居士

馬榮祖居士，字寧良，浙江省嘉興人。弱冠補諸生，母早逝，事繼母甚謹。年三十五歲，受三皈五戒，發菩提心，長齋修淨業。日持佛名三萬，彌陀經、金剛經各一遍，兼修淨觀。至年四十八歲，即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廿九日，雖病困而正念分明。向午，謂家人曰：佛來迎我。連舉阿彌陀佛，右脅而逝。其方外友祥峯和尚，時在蘇州文星閣閉關。夜夢榮祖來謝曰：蒙師勸我修淨業，

今已生淨土，得大安樂，故來致謝。向祥峯三拜，合掌念佛，向西而去，適鐘響而覺。祥峯後來隱居於婁江（在蘇州東方，太湖之支流，地名婁家口）福城院，臨終預知時至，念佛坐脫。（染香集載）

清朝·彭希涑居士

彭希涑居士，字樂園，號蘭臺，江蘇省蘇州人，即彭二林居士之侄。年二十六，舉於鄉。少喜蔬食，成童後即長齋。後因得咳血疾，始開肉禁。然亦因病發心信佛，持六齋，日誦華嚴經，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二林居士有意編輯古德往生集，希涑欣然贊同，一身任之，與妻顧氏日夜鈔輯，成書九卷，經二林所鑑訂，名曰淨土聖賢錄。後來有胡珽居士又增入續編四卷，皆刻板流通於世。嘗手書法華經一部，累年始竣。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三日，病瘧且痢。自房中出，就母寢，絕口不及家事，日唯勸母念佛。曰：他日西方好相見也。命終前二日，請澄谷和尚至床前設几案，受三皈五戒。懺悔發願，益加懇切。自言一二日間，淨念現前，寶池蓮華，宛然可掬也。十二日早命家人張設接引佛像，移榻向西，請澄谷和尚前來助念。至晚，右脅臥，口稱佛名，安詳而逝，異香滿室，享年二十二歲。（淨土聖賢錄續編載）

○茲摘錄其所作回向詩六首：（一）輾轉因緣十二支，塵沙劫數了何時？彌陀足下勤稽首，雙淚潛流不自知。（二）營營逐逐不如閒，人命須知呼吸間，卻恐修行迷正路，臨歧回首黑漫漫。（三）業力吹人豈自由，幻緣牽引惹閒愁，病魔天遣重重逼，垂死方悲不早修。（四）靜觀深時落日斜，了知極樂路非賒，十年蕩子無歸處，一念回光便是家。（五）心心相續憶彌陀，萬事浮雲一任他，何待命終生彼國，現前先已出娑婆。（六）我為菩提發宏誓，不求福樂與生天，盡虛空際普賢願，未到蓮邦怎得圓？

清朝·彭紹升居士

彭紹升居士，法名際清，字允初，一字尺木，自號二林居士。蘇州長洲人。年十六為諸生，明年舉於鄉，又明年捷南宮，以名進士，終於家。好世間文字，繼以道家修煉法，習之三年，無效。後讀佛書，曰：道之所歸在此矣。性純孝，居母喪，宿殯側者二年。父歿，建念佛道場，並願以平日誦經及念佛功德，回向其父早生淨土。從此專心修學佛法，好方山、永明著作，推崇蓮池、憨山為淨土宗導師。年二十九歲，吃長素。卅四歲，受菩薩戒，自是不復近婦人，以知歸子自稱。常修念佛三昧，令畫工繪極樂世界莊嚴圖。嘗言志在西方

，行在梵網。憐憫末法眾生，不具正法眼，特著一乘決疑論，以通儒釋之闕。著華嚴念佛三昧論，以釋禪淨之諍。又著無量壽經起信論二卷，觀無量壽佛經約論一卷，阿彌陀經約論一卷，重訂省庵法師語錄二卷。編輯淨土聖賢錄等，弘揚淨土法門，隨機接引，普利後學。又嘗籌集巨金萬兩，作弘化慈善基金。以利息印佛書，飯僧衆。開近取堂，救濟窮乏。置潤族田，以贍貧族。舉恤釐會，以濟孀居。立放生會，以全物命。各有發願文，悉以回向淨土。在蘇州杭州佛寺中，前後屏居十有餘年，日有課程。曾在蘇州文星閣閉關三年，修一行三昧，銘其室曰一行居。作有閉關詩，世多傳誦。乾隆六十年秋，患下痢，仍居文星閣。入冬精神漸衰，將諸善會費，一一囑咐其侄祝華，令以後長久勿替。有真清法師來探慰，問：曾見瑞應否？答曰：有何瑞應？我大事在來年開印日耳。至嘉慶元年，正月二十日清晨，作辭世偈云：「出沒閻浮塵點身，流離三界究何因？而今驚直西方去，瞥眼收回萬劫春。」遂西向趺坐，念佛而脫。時果爲署中開印日，享年五十七歲。（淨土聖賢錄續編載）

解二林居士，不僅慧解過人，而福德因緣也很殊勝。其平生所有著述，皆具正法眼，深契佛旨。所興辦慈善事業，亦皆能持久不替，其前身必從福慧僧中來。又示人以徑路修行，往生西方，願行合一，去就得宜，實可爲萬世表率。在其臨終前，曾預爲終制，俾無立後。以世間法看來，無後爲大，似不圓滿。但以出世法觀之，此正合乎法華經所說：「如來知是一相一味之法，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也與蓮池大師所說：「身似瘡疣，莫爲兒孫作遠憂。憶昔燕山竇，今日還存否？嗟！畢竟有時休，總歸無後。誰識當人，萬古常如舊，因此把貴子蘭孫一筆勾。」大意相同。吾人當以解脫道人而仰慕之，不可以無後爲大而嘆惜之。

敬錄其受菩薩戒自誓文云：「若我際清，既受戒已，還復破戒，增長惡法，毀壞善根。唯願護法諸天，速行誅殛，爲世鑑戒。若我際清，克勵身心，護持戒品。盡此形壽，必生安養。十方三寶，爲我證明，俾我速得念佛三昧。臨命終時，遠離顛倒塵垢，親見彌陀，脫然西邁，更無遮障。見者聞者，如我發心，生極樂國，獲無生忍。回入娑婆，普度有情，俱成正覺。」

又錄其畫極樂莊嚴圖自題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我讀華嚴偈，信入淨土門。由諸佛淨願，成就妙莊嚴。淨願如虛空，不拒種種相。無邊功德水，湧現寶蓮華。一華一衆生，具有如來藏。寶

池及寶樹，圍繞寶欄楯。重重妙樓臺，充滿虛空界。或浴香水流，或享上妙味，或趺坐經行，或誦經聽法，或衣袂盛華，供養十方佛。況乃無量壽，安坐寶華臺，慈雲覆人天，諸根普一雨。聞法得解脫，直至次補處。如斯利益事，思議何可窮？不離毫端量，現此法王居。非我復非渠，一即遍一切。畫與能畫人，畢竟了無有。願見者聞者，如我所發心。憑茲一念功，自致不退轉。何論萬億程，當處悉具足。」

清朝·范元禮居士

范元禮居士，字用和，浙江杭州人。幼習儒，事親孝。父有疾，割肱和藥以進，父病遂癒。母徐氏病，亦復如是，皆以至孝感天，雙親復健。中年後，父母及妻，相繼亡故，乃棄塵緣，專修淨土，於雲棲受五戒。其母臨終時，神識昏亂，元禮勸母專心觀想觀音菩薩。其母依而行之，忽謂曰：我見菩薩接引，將到勝妙處矣。言訖，安樂而終。因此，深信觀想之效。性慈善，作放生恤貧等事，不辭勞瘁。遇貧難僧眾，供養不缺。道光八年夏，掩關杭州城南大洞閣，修百日念佛。十一年夏，養靜於清泰門外寂照寺。鄰居有盲目沈嫗，有志念佛，家貧爲媳所阻。元禮施其米糧，並教以懺悔發願。經過數月，沈嫗預知

時至，合掌念佛坐逝，遺言致謝范公。因無錢棺殮，其媳將賣女以葬。元禮聞之，即謀諸善友，助以資，得安葬。是年冬，將所經手善事，未了者皆速了之。明年正月，與諸蓮友，一一訪談，如將遠別者。至廿四日早起，謂家人曰：今日殊覺氣急，但飲食照常，就堂中端坐念佛。有探問者，則搖手止之。至中午，氣漸微，遂終。年六十三，時在道光十一年。（淨土聖賢錄續編載）

清朝·楊文會居士

楊文會居士，字仁山，安徽省石埭縣人。道光丁酉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生。母孫太夫人，娠時，夢入一古刹，庭有巨甕，覆以苦笠，啓視，則有蓮華高出甕口，旋驚寤。是年居士生，其父樸菴公中舉，明年成進士。居士幼穎悟，十四歲能文。凡音韻曆算，天文輿地，以及黃老莊列之書，皆閱讀而有領會。同治二年，父捐館舍，時居士年二十七，家無擔石儲糧，曾文正公檄委糧米局。次年甲子，父亡故，還鄉喪葬，事畢回省，感時疫病久，此後皆爲學道之年。其先曾遇一老尼，授以金剛經。嗣於皖省書店購得大乘起信論，病後檢閱，愛不釋卷，連續五遍，頗得奧旨，由是遍求佛經。於書店中，見有楞嚴經，就地展開閱至竟，幾忘身心，法喜充滿。此後一心學佛，悉廢以往所學。丙寅年，移

居江寧（南京），負責江寧工程建設。有同事王梅叔，精於佛學，相得甚歡。復與魏剛己、趙惠甫、劉開生、張浦齋、曹鏡初諸君子交遊。咸以時當末法，全賴流通經典，於是發心刻書本藏經，俾廣流傳。居士乃手草章程，得同志十餘人，分任勸募。有妙空子法師，創設江北刻經處於揚州，居士續創辦金陵刻經處於南京。日則董理工程，夜則校勘印經，或誦經念佛靜坐。曾國藩、左宗棠諸公，咸以國士目之。癸酉年，屏絕世事，居家讀經，延名畫家繪畫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印刷流通，助人供奉。甲戌年，遊歷蘇浙，朝禮名山道場，刻經亦漸增多。此後雖暫離金陵，隨曾惠敏，劉芝田等，出使歐洲，而刻印經事，無有間斷。至光緒己丑，居士五十三歲，以世事人心，愈趨愈下，誓不復與政界往還。東渡日本，購得小字藏經全部，並搜得藏外佛書二百種。回國後，擇其最善者，刻印流通。甲午年，與英人李提摩太譯大乘起信論成英文本。次年，與印度人摩訶波羅晤於上海，商復興五印佛教。於是提倡僧教育，訂課程，編課本，一以振興佛學爲己任。丁酉年，築室金陵城北延齡巷，爲存經板及流通法寶之所。是夏，孫太夫人壽終。服滿，對其二子說：「我自一十八歲得聞佛法，時欲出家，以老母在，未得如願。今老母壽終，自亦衰邁，不復能

持出家律儀。汝等均已壯年，應各自謀生計，分炊度日。所置房屋，永作十方公產，此後毋以世事累我。」居士自此得安居樂道，會釋經疏，護持佛法。嘗語人曰：「吾在世一分時，當於佛法盡一分時之力。」丁未秋，就刻經處，開辦祇洹精舍，希望造就能通中西文之人才，爲復興印度佛教之用。就學者緇素二十餘人，僅辦二年，因經費不給而中止。宣統庚戌年，同人創立佛學研究會，推居士爲會長。每星期講經，月會一次。辛亥年，居士年七十五歲，秋間示微疾，自知不起。回憶往時刻經事，艱苦備嘗，而大藏輯要，尙未完成，心有戚焉！及得同志二人承諾分任，則含笑無憂矣！佛學會同人，擇於八月十七日開會，集議維護金陵刻經處，並舉新會長，會議未散，居士則往生矣。是日午刻，囑家人爲之洗足，剪指甲。至甲刻，乃曰：此時會友正集會了，言畢，小解後，身作微寒，便向西瞑目而逝，容色不變不冰。病中囑其子媳曰：我之願力與彌陀願力契合，去時便去，毫無罣礙，汝等勿悲慘，一心念佛，送我西去，於願已足。居士弘法四十餘年，流通經典至百餘萬卷，印刷佛像十餘萬幀，而願力之弘，所屬望於將來者，無有窮盡也。（近代往生傳載）

附錄其致日本南條文雄的書信云：「弟聞法以來，大乘之機，啓自馬鳴

。淨土之緣，因於蓮池。學華嚴，則遵方山。參祖印，則仰高峯。他如明之憨山，亦所欽敬者也。」

摘錄其所作眞妄生滅圖跋云：「自大乘教義盛於中土，若禪、若淨、若密、及教下諸家，率祖馬鳴龍樹。馬鳴大士所撰起信論，貫通宗教，爲學佛初階。不明斯義，則經中奧竅，無由通達。賢首國師特爲造疏，判屬大乘終教，蓋下接小始，上通頓圓也。」

摘錄近代往生傳云：「居士於淨土法門，以觀想持名兼修爲主。深知淨土法門，非大乘根器不能領會。以果地覺，爲因地心，此念佛往生一門，爲圓頓教中之捷徑也。既信佛力，復盡自力，萬修萬人去矣！以念佛明心地，與他宗無異。以念佛生淨土，唯此宗獨別。依淨土三經及往生論，應以人境俱不奪爲宗。所謂去則決定去，生亦決定生，方合往生二字之義。後人喜提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之說，欲玄妙而反淺陋矣。既說西方，自以彌陀報土爲歸，是爲他受用土。」（此與曇鸞、道綽、善導諸大師，同一旨趣。）

摘錄其與李澹緣居士書云：「念佛法門，普攝三根。中人以上，應以三經一論爲津梁，更以起信論爲入道之門。通達此論，則楞嚴、楞伽、華嚴、法華

等經，自易明了。蓋彌陀因地修行，不外此道。往生西方之人，在彼土修行，亦不外此道，是爲師資道合。或疑其爲雜修，不若專修之切實。蓋不知淨土一門，括盡一切法門。一切法門，皆趨淨土一門，此是純雜無礙，利根上智所行之道。」

曾依因明立量云：「念佛往生是有法，自力他力爲宗。因云：因果相感故。喻云：如車兩輪。」

示人曰：「先閱蓮池、憨山二師撰述，此乃近代之正法眼也。戒律多種，當以梵網十重四十八輕爲主，在家五戒，即在十重之內。戒定慧三學，次第相須，未有不持戒能得定慧者，而學者往往置之何也？蓋律學檢束身心，持之者，違背凡情，隨順聖道。不持者，違背聖道，隨順凡情，怎能脫生死關，斷輪迴路耶？」

居士平生著述有：大宗地玄文本論略註四卷。佛教初學課本一卷，註一卷。十宗略說一卷。觀經略論一卷。南華經、道德經、沖虛經、陰符經等發隱各一卷。論語、孟子發隱各一卷。闡教篇一卷。

清朝·張師誠居士

張師誠居士，字心友，號蘭渚，浙江省吳興歸安人。父夢曰輪照窗，寤生師誠。母早故，事父以孝聞。少年登科第，歷任封疆，為江蘇巡撫。見蘇城殺業甚夥，出示勸戒。凡放生河池，嚴禁捕魚。署中不宴客，不殺生。已而長齋奉佛，棲心淨土，自號一西居士。編輯徑中徑又徑一書，普勸有緣，同修淨業，同生西方。至道光八年，年六十餘歲，乞假歸里，靜居斗室，專心念佛，一意西馳，逾年卒。臨終時，誦彌陀經畢，舉佛號，至第五聲，寂然而逝。（淨土聖賢錄續編載）

○茲摘錄徑中徑又徑自序曰：「世人念佛者多，得生淨土者少。何以故？良由口雖念佛，心中不善，因此不得往生。蓮池大師曰：『既是念佛，便要依佛所說——要積德修福，要孝順父母，要忠君愛國，要兄弟相愛，要夫妻相敬，要至誠信實，要柔和忍耐，要公平正直，要陰鷲方便，要慈悲一切。不殺害生命，不凌辱下人，不欺壓小民。但有不好心起，要著力念佛念定，要念退這些不好心。如此才是念佛的人，定得往生，定得成佛。』觀此則從善去惡，為修淨土法門之根源。」師誠居士，曾作數十首詠淨土詩，茲摘錄八首如下：（一）佛緣幸遇識洪名，火急西歸此一生，不向此生拚力去，胞胎再入墮無明。（二）全

拋名利與悲歡，切己無如此一端，斬斷愛繩憑慧劍，雲棲七筆（勾）萬回看。（三）塵緣覷破厭離生，正念堅持定一行，勇猛直前無退轉，縱居下品亦須爭。（四）纔提佛號眾魔侵，降伏云何到一心，口耳相聞心應手，圓珠歷歷字分明。（五）最怕臨終神識迷，舌根艱硬氣難提，若非平日心專一，那得資糧助往西。（六）最怕臨時畏死心，憧憧來往萬緣侵，堅持正念常歸一，勇猛西馳用力深。（七）業多常恐失人身，縱得人身亦火坑，欲出火坑無別術，風帆順水樂邦生。（八）樂邦匪遠在持名，須識持名貴一心，怎得一心無間雜，繩穿溜滴用功深。

又錄其自勵詞云：「堪忍（娑婆世界）不可忍，火急願早離。極樂真可樂，火急願西馳。不參禪，不學密，單方療疾洪名持。持名必往生，佛言豈我欺。心淨土亦淨，接引復何疑。信既深兮願亦切，萬事憧擾心紛飛；此生若不生，永劫悔難追。天乎！曷不予以靜修境，我獨塵勞無已時；轉而思之天玉女，不遭煩惱不厭離。自憂性滯難擺脫，自恨障重多沉迷。自心自喚醒，心與誓相依；誓誓咬定守勿失，字字返照誠勿欺。如貓捕鼠鷄抱卵，念念彌陀恆在茲。」

其作對聯云：「常作如是信，常修如是行。自障莫若愛，自失莫若疑。」

徑中徑又徑一書，淨業行人，皆宜閱讀。且可參閱徐槐廷居士撰述的徵義，必能發決定信願，發真心念佛，亦必爲他日蓮池會上的彌陀法眷也。茲再摘錄徵義原序之二云：「淨土法門，自東晉廬山，迄今一千五百餘年中，不論僧俗男女，不論貴賤智愚，但信有阿彌陀佛，專心稱念佛名者，無不應願往生。如往生集及淨土聖賢錄等書所載，班班可考。何則？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中有云：「十方衆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又偈頌云：「我至成佛道，名聲超十方，究竟有不聞，誓不成等覺。」然則，我們今日，得聞佛名，信願念佛。是即佛在西方，得聞我名，深願念我。惟以佛願感我願，故以我願應佛願，感應道交，至捷至靈。是故信願念佛，終身不變者，早已念念投入彌陀願海中，如水歸壑，決定往生。或者疑而問曰：我但有晨昏念佛，日間浩浩，俱屬塵勞。且口念佛時，難免雜念起滅，欲求一心不亂甚難，未識亦能往生否？答曰：切勿多疑，亦無論一心散心，特患信願行二者發心不真耳。果發真心（要往生、決定要往生），此心如長江水，種種雜念，如水上波，往生如江流入海。豈有江流入海時，波不消散而反能阻礙長流入海乎！又一人問曰：若然，儘可作惡，但肯念佛，亦得往

生，則西方將成逋逃數，奈何？答曰：嘻！汝不作惡，尚不肯念佛；而謂作惡者，反肯念佛乎？且人惟不信佛，故敢作諸惡。未有真信佛，而不知爲善去惡者。如汝所疑，是名誹謗正法，佛不能救也。張公蘭渚，知世俗種種疑障，可憐可憫，所以有徑中徑又徑之作。」

清朝·金光前夫婦

金光前居士，清正黃旗人（即滿族）。出身戎伍，但見善必爲。戒諸兵士，毋得妄殺，不淫一婦，不掠一物，不燒一舍。妻龔氏，能識字誦經。順治十年，夫妻隨征福建，道出杭州，聞貝德和尚說法靈隱寺。夫婦同往參問，親承開示，自此專修淨土，念佛有得。十二年夏，北還，駐杭州江干。光前忽示疾，妻爲延醫，乃止之曰：我昔與汝親叩靈隱，今正欲念佛往生，求和尚證明，何用延醫服藥。妻大笑曰：不意公亦得到此地位，命造一棺。對夫曰：妾與公偕行矣！但稍遲，要爲公辦後事耳。光前聞之，即合掌念佛而逝。龔氏遣使至靈隱寺飯僧修懺，以孝亡夫。至七日喪葬畢，龔乃屏絕飲食，晝夜不臥，一心念佛。又經七日，至晡時，倚棺而睡。少頃，覺曰：時至矣！端坐念佛而化。

（淨土聖賢錄續編載）

清朝·羅允枚居士

羅允枚居士，自號勝蓮，江蘇省太倉縣人。父夢一僧求寄居，及旦，允枚出生。四五歲時，猶能憶前生事。一日，繞柱走，頭暈仆地，自後遂失所憶。及長，以多病，棄舉業、參禪巖老人，了徹向上一著，復回心淨土。康熙四十年秋，病將死，忽聞空中聲云：勝蓮居士，尚餘壽一紀，已而頓痊。其時同鄉中少知修淨業者，允枚首倡念佛社三四處，蓮風由是大振。康熙五十一年秋，病復作，人以爲憂，允枚絕不介意，唯精進念佛。一夕，夢神告曰：汝勸人修淨業，功甚大，今延汝壽矣！允枚性慈善，凡放生，育嬰，賑饑諸善事，咸樂成之。至年七十一歲，六月二日遍別親友，云將於初六日辭世。至期，沐浴端坐，說偈曰：「七十一年，拖著皮袋，今日撒下，何等自在。」偈畢，寂然。頃之，家人哭喚，忽張目曰：「汝等累我更遲七日。」十四日晨起曰：「今日吾必行矣！亟請乾行長老，暨道友某人，來助我念佛。」衆至，同唱佛名，至辰刻，忽聳然曰：大士來矣，合掌向西，稱佛而脫。（周安士文稿載）

清朝·吳允升居士

吳允升居士，字常導，安徽省歙縣人。少年貿易蘇杭間，偶於蘇州虎邱遇一僧，熟視之，謂曰：「子頗有善根，惜二十九歲有水的災難，奈何！」允升甚恐，求示解免方法。僧良久曰：「從今以後，戒殺放生，每日虔誠念阿彌陀佛，持大悲咒，或可免耳。」允升信受奉行，並常以此勸人。至二十九歲，因歸故鄉，在杭州江干附舟，同舟十七人。船開行數十里，而海潮適至，巨浪洶湧，勢瀕危。忽憶前僧之言，急合掌念佛。未幾，舟覆，允升墮水，於浮沉間，聞人語曰：「吳允升勸人念佛有功，可免此難。」開目顧視，則身已在岸，乃爲漁人撈救而出也。衣物皆被水衝去，唯念佛珠一串，猶牢持手中。同舟十六人，已漂沒無蹤矣！自是益信自己或勸人念佛功德不可思議，乃不復回家。便在杭州虞山開相館，謂藉此可與人談因果，自己愈精進念佛。嘗在臂上燃香，作「求生西方」四字，以表信願。是時，杭城承雲棲之遺風，念佛很普遍，但老年者多，少年不多。因募捐二百金爲倡，於幾處僧寺，啓建念佛會。每值會期，爲人演說念佛利益，勸人深信因果。由是老幼青年多有信從入會念佛，每期不下千人，念佛之風大行。城鄉之間，互相感化，允升之名，婦孺皆知。每值念佛會期，無不延佇其來。西湖靈峰寺，允升於道光初年，發願重興，經營數載，始告完成。至六十六歲往生，臨終時，正念分明，自言見無數菩薩，

經行於床前，趺坐念佛而化。時在道光九年五月朔日。（染香續集載）

清朝·甘露寺淨人

江蘇省鎮江甘露寺中一淨人，向不識字，服務寺中衆僧事勤謹，平素虔敬念佛。宣統二年，忽一日，自著海青禮佛，再向和尚及諸師禮拜畢，曰：我要與和尚諸師永別了。隨自坐缸中，立即氣絕。越數日，寺衆把缸蓋好，抬至後山。過二日，衆聞異香，不知何來，曰勝一日。有一僧，循其香氣，尋至後山缸邊，始知香氣出自缸中。遂邀寺衆同開缸蓋，香氣益烈。見其屍首如生，面容光彩，證知其念佛生西方，感動一時。（淨土聖賢錄續編載）

民國·張克誠居士

張克誠居士，諱炳楨，自號淨如居士，四川省廣漢人。幼敏而正直，年十二，畢六經。弱冠補縣學生員，充優秀才，屢應鄉試不售，乃退而學易。於邑中先後籌設小學十餘所，爲貧民拓實業、謀生計。光緒三十四年，至京都，以四十之年，入殖邊高等學堂，習俄蒙文字，以最優等畢業。民國初，赴蒙古，參機密要職。復任山西省大同執法處長，曰理刑決。忽念此事，非應所爲，遂棄官學佛。返北平，住廣濟寺半載，專究楞嚴經。並化有緣，修葺殿堂佛像。

民國二年，與同道緇素，立念佛會。凡蓮社講席，並傾心挹德，贊助成功。自此，遠近叢林，聞風而起，相率勵志熏修。且勸諸大力居士，先後興復京都梵刹。所得束脩，皆作施捨。京都法化傳通之盛，由是復睹。居士於修福之餘，念佛誦經不輟。主講北京大學中國大學時，兼講唯識，名賢學士，莫不欽仰。以唐窺基大師之唯識述記爲所本，撰成唯識論提要十卷，八識規矩頌淺說、百法明門論淺說各一卷。又著心經淺說一卷，印度哲學一卷。後皆流通於世。嘗語同道曰：「吾輩提倡佛學，但勸人向平實處學，莫勸人向玄妙新奇處學。」將往生前十日，孫道修居士，到其所居臥佛寺，晤談良久。且云：「近日事多違緣，唯念佛之功猛進。」於辛酉（民國十年）臘月二十七日未刻，感微疾坐化於臥佛寺，享年五十八歲，逝後一日半，頂門猶溫暖異常人。其友曾毅齋，於廿七夜，夢其乘空西行，同行十餘人，皆極自在，醒以語人。曾毅齋念佛功深，平常少夢，可斷其非妄語也。（近代往生傳載）

民國·羅梓生居士

羅梓生居士，諱禹曾，福建省福州人。性忠厚，壯年從戎，任軍需職十餘年，儉樸廉潔，中年喪偶，篤信佛法。民國壬戌年，丁母憂，遂長齋修淨業，

贊助成立福州佛化社。甲子夏，社遷西湖開化寺，寺宇佛像剝落，居士獨任修葺而莊嚴之。工甫半，於民國十五年（丙寅）六月初九日往生，享年六十歲。其子繼父之志，完成重新開化寺。居士將終前十餘日，忽疽生於頂，雖苦甚，心常定，一心念佛求往生。至臨終時，正念分明，安詳而逝。眷屬等皆念佛五小時後，方爲洗濯換衣。及至入殮，頂門猶溫，四肢柔軟，可爲生西之證。可貴者，其子媳，皆發願終身長齋念佛。佛化社社友，爲其念佛念往生咒者很多。所念佛號，有一千五百餘萬，往生咒有十一萬九千餘遍，非平生至誠感人，何能如此。（印光大師文鈔載）

解印光大師曰：「或疑：居士敦倫盡分，力修衆善，而且多年念佛，何以臨終尚生惡疽？殊不知吾人從無始來，所結怨業，莫能悉數。若不念佛，將長劫互相報復，無有了期。居士殆由念佛之力，轉後報重報，爲現報輕報，以解脫生死諸苦，直下往生西方，高預海會，親炙彌陀與諸上善人矣。昔印度那爛陀寺的戒賢論師，尚嬰篤疾。我國唐朝玄奘大師，臨終亦有痛苦。各蒙菩薩指示，謂是宿世惱害衆生之報，況博地凡夫乎！」

民國·周紫珊居士

周紫珊居士，諱毓英，法名智藏，江西省吉安人。乃富家子，聰慧好學，而無驕奢習氣。居官從政，忠實慈愛，和顏悅色，逆來順受。迨辭官歸隱，偶閱佛經，即信奉佛教，皈依諦閑老法師。長齋念佛，戒殺護生，慈善救濟，悉以回向往生西方。至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辰時，稍示微疾，覺腰背疼痛，令人微微輕拍，向西趺坐，專心念佛，聲音清亮，忽爾往生，拍背之人，以其久寂無聲，探其鼻息，方知已逝。異香滿室，五日始散，享年五十歲。如斯瑞相，可謂正念分明，捨報安詳，如入禪定，其爲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毫無疑義。臨終示疾，頃刻坐脫，可爲受苦衆生作標榜也。（印光大師文鈔載）

民國·岳運生居士

岳運生居士，事親孝，性忠厚，樂善好義，無所適莫。受其子步雲勸信淨土法門，心心憶念，冀得橫超三界，高預九蓮。至今七月初，略示微疾，初八日早起，念佛畢，囑步雲速備衣棺，吾將去矣。待衣棺備齊，乃沐浴著衣而臥。步雲即囑家人，切勿哭泣，令失正念，同聲念佛，以助往生。又勸其父，隨聲心念，雖不聞其聲，其口輒動，久之遂止，蓋已往生矣。又復念佛八小時，方始哭泣。其父面帶笑容，室浮異香。三日後入殮，相貌如生。（臨終正念分

明），其爲往生，可決斷矣！步雲曰與家人，靈前念佛，以回向其父蓮品增高，無生速證，藉報劬勞之恩，以盡人子之分。其父喪葬費用，全由表叔茅少甫助成，故情同父子。若其表叔，能因其父之喪，而篤信淨業，吃素念佛，以期生入聖賢之域，歿歸極樂之邦，則相得益彰，兩全其美矣。（印光大師文鈔載）

民國·江味農居士

江味農居士，名忠業，法名妙煦，號定翁，或勝觀。原籍南京，寄籍湖北。幼年即隨父誦金剛經，終身不輟，曾著金剛經講義，流通於世。中年喪偶，潛心學佛。辛亥革命，家產蕩然，艱苦備嘗，養親樂道，處之泰然。民國六年，父親亡故，乘機勸母長齋念佛。七年春，自己禮微軍和尚受菩薩戒。十年母示疾，命家人助念，其母臨終起坐，向西合掌念佛而逝。從此對淨土法門，信念益堅。籌設功德林，佛經流通處於上海，搜集各版經籍，流通全國，以弘法利生。二十年，上海省心蓮社成立，被推爲社長，經常領眾念佛禮懺，並講大乘諸經，皆指歸淨土。一生教宗般若，行在彌陀。自一十二年起，一心常在定中，晚間無夢。但每遇黃梅時節，必病數月。二十七年初夏，示微疾。天氣陰

濕，臥床不起，蓮友等助念，終日不斷，自亦隨默念，神志極清。至五月中旬，疾漸增，而神志愈清。及十八夜，忽云：「金光遍照，佛來接引。」告衆曰：「行持以普賢行願爲最要緊。」遂合掌於大眾佛號中，安詳而逝，享年六十七歲。（淨土聖賢錄四編載）

○**釋妙煦居士**所著金剛經講義，契理契機，雅俗共賞，茲摘錄其一段如下：「則非、是名，這兩句經文，即開念佛法要也。則非者，明白性清淨，本無有念。是名者，明妄念繁興，必須執持名號，以除妄念也。必應念至無念而念。念而無念，妄盡情空，一心清淨而後可。是之謂一心不亂，不亂即所謂清淨也。如是心淨，則佛土淨矣。」

又云：「須知起念即妄，念佛之念亦非真。何以故？真如之性，本無念故。但因凡夫染念不停，不得已，故借念佛之淨念，治其任塵之染念。蓋念佛之念，雖非真如之本體，卻是趨向真如之妙用。何以故？真如是清淨心，佛念是清淨念，同是清淨，得相應故。所以念佛之念，念念不已，能至無念，故曰勝方便。」

民國·許止淨居士

許止淨居士，名業笏，江西彭澤人。清光緒甲辰翰林，住館八年，光復後，即隱居。民國二年，歸心學佛，專志淨土。民十一年朝禮普陀山，謁印光大師。印公問：吃素否？答：吃花素。印公乃厲聲呵斥曰：如此大通家，尚不以身作則吃長素，何能感化他人。止淨心悅誠服，次日上書感謝。印公見其知見純正，文筆超妙，遂請編觀音菩薩本跡感應頌。自是皈依印公，並在佛前自誓受菩薩戒。民十六年到上海，聶雲台居士請編歷史感應統紀。潘對巽居士，請撰佛學救劫編。此二種佛書，皆由印公排印流通，讀者莫不讚歎。即四大名山志之印行，止淨亦多有輔助之功。二十五年，再到蘇州報國寺，求印公親授菩薩戒。此後，見佛必禮，逢僧必拜，通身放下，恪守在家弟子身份，不存絲毫驕傲。老實念佛，精進修持，一心求生西方，毫不游移。老年較多病苦，二十七年五月，避難廬山牯嶺黃龍寺，又大病。九月初一，招弟至，託以後事，笑曰：今早夢見佛來，相好光明，向余曰：我來看汝，余即禮拜，少頃便醒。此乃世尊慈悲，特來安慰我也。若更現身接引，令我帶業往生，則大幸矣。語畢，即合掌曰：西方再見。自是不復言語，唯專心默念佛號。至初二早晨七時，

平時，享年六十二歲。（印光大師文鈔續編載）

闕茲錄德森老法師所撰頌文如後：「吁嗟淨公，法門金湯。具正知見，安分循常。遍研經藏，深入佛祖堂奧。示現白衣，堅守祇園邊疆。每嗟末季，緇素多忝乎厥職。力倡蓮社，必依僧伽作紀綱。宗說兼通，堪稱外護之翹楚。安僧衛法，益歎龍象之無雙。法法圓融，單提契理契機之淨土教。門門暢達，直往易行易到之極樂邦。今既瓜熟蒂落，果蒙西方教主親接引。尤冀速證無生，不違本願，即回娑婆，護持三寶，普度衆生作慈航。」

又摘錄印光大師所撰佛學救劫編序文曰：「世亂極矣，人亟望治。治之道本，至近而至易；而世之聰明者，每欲立異，以冀陵架古人而上之。故於近者易者，忽而不取，而欲以遠者難者爲事，以顯我之本領。適得其反，無可救藥，可不哀哉！殊不知聖人本天理以立法，令人敦本重倫，存忠恕之心，行孝弟之事，復以因果報應爲訓。先直陳所當行之法，復示以或遵或違之利害得失，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者也。自佛教東來，大明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之理，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人民受益，何可勝數。周安士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亂之道也。今欲返亂爲治，若不極力提倡家庭教

育，則無從下手。而家庭教育，最初當以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爲本。又須常談二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理，則家庭所出之人才皆爲賢善矣。潘對魯居士有見於此，於上年請許止淨居士輯佛學救劫編。以三皈、五戒、十善，爲改過遷善，返迷歸悟，清淨二業，修戒定慧之基礎。以期去原無之妄情妄業，復本有之人性佛性。又復令其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永離五濁惡世，常享四德法樂。而復以普賢願王爲依歸，庶可普度有情，同成佛道。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此救劫之極功也。」

民國·朱子橋居士

朱子橋居士，名慶瀾，浙江山陰人。因父親任官山東，居士遂於山東省濟南出生。幼以孝聞，中年歷任州縣及省長督軍等職。卸任後，發心專辦救人之事，歷任豫陝甘旱災，江淮水災，北方五省，及川黔等賑務，全活數千萬人，真是一尊萬家生佛，一艘苦海慈航。五十歲後，一心學佛，皈依印光大師，專修淨土法門，著力於信願行三字，二六時中，從未稍間。凡有關佛門中善事，無不維護提倡。如興建東北哈爾濱極樂寺，整修西北大慈恩寺，大雁塔，扶風（陝西鳳翔縣）法門寺貯藏佛舍利塔，長安（陝西省）大興善寺。又修葺玄奘

、道宣、窺基、圓測諸大師之塔院，及影印積砂大藏經等。至於重興陝西佛法，興建弘法利生法會，一切隨喜功德，不勝枚舉。平常作息，入夜十二時後，睡四小時即起，誦經念佛，寒暑無間。有時乘京滬鐵路夜車，亦復如是，精進不懈。曾患疽，擬赴北平診治，聞印公誠諭而止，專念觀音菩薩聖號，遂獲痊癒。抗戰軍興，由京而鄂，而渝而陝，奔走難民救濟屯墾各事，積勞成疾，咯血喘腫，猶力疾從事弘法利生，未肯休息。民國二十年一月十二日，住西安災童教養院，早起沐浴剃髮，書平曰受請未書屏聯等計百件。時已入晚，次子隨侍，亟勸停止。對子笑曰：「無庸，後此即可長休息矣。」復精書屏條四幅，交子留作紀念，遂擲筆，亟召襄辦賑濟之友至，將未完四事，請友代爲完成。至於子孫雖多，尚能安愚，我當無辜礙矣。群勸休息，含笑首肯，遂就寢。次晨六時起床，更衣盥漱後，回床坐化，面現笑容，與生時無異。十四日入殮時，猶肢軟頂溫，享年七十歲。（弘化月刊四期載）

民國·溫彥斌居士

溫彥斌居士，字起凡，福建省莆田縣人。畢業陸軍大學，任官中將。雖歷軍職，而溫文雅靜，潛修佛法，日以念佛爲專課。以布施及誦地藏經，超度地

獄苦難爲助行。曾在滄州瑯琊山崖，造丈餘斗大金字南無阿彌陀佛，筆法蒼勁，遊人多望而生信念佛。民國二十九年任職西安某總部，日機濫炸，其正念佛，四鄰焦燬，唯有其室無恙。人問：何不逃避？居士云：「念佛可免難，乃金口所宣，彼轟炸愈兇，我念佛愈緊也。」其深信有如此者，且厭離娑婆，欣生淨土之願，亦倍切同道。嗣以老母年高八十，辭職歸養。抵家不久，一日遍邀四眾午齋，齋後搭縵衣拜母辭別。母驚問：何往？居士答云：要去成佛。母問：成佛何不同去？答云：母尚須七八年方能去，兒要先去。隨入佛堂，禮佛念佛，並端坐誦彌陀經，經未終，即已坐化。荼毗之際，白煙一縷，直沖霄漢，眞容騰空，袈裟趺坐，大眾羅拜，歎爲希有。（周編西方公據載）

民國·張靜江居士

張靜江居士，名人傑，號飲光，法名智傑，浙江吳興縣人。曾與國父孫中山先生結交海外，傾所有資財以助革命。歷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浙江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委員，建設委員會委員長。興建交通及煤礦等，建樹甚多。擅書畫，尤篤信佛，皈依印光大師。吃長素，每日念佛三萬聲，連續十年不斷。晚年僑居美國，雙目失明，惟終日掐珠念佛。民國二十九年，臨終前數月，示疾

，而毫無痛苦。八月廿七日晨，其妻及子入其室，見白光晃耀，且睹栴檀阿彌陀佛像，赫然在養氣帳幕中，幾屹立一日。並聞異香撲鼻。當佛像隱去時，曾放光三次。居士與其妻子虔誠念佛，情緒愉快。至九月二日，在寓所掐珠念佛而逝，享年七十四歲。（周編西方公據載）

民國·范古農居士

范古農居士，號寄東，又號幻庵，浙江嘉興縣人。早年從事教育，壯遊日本，偶得圓覺經大疏，讀而喜之，頓覺佛教偉大，莫與倫比。返國後，廣搜內典，專心研究，手不釋卷。年二十，皈依諦閑老法師，受菩薩戒。於天台教義，頗有心得，遂發願弘法講經，教宗法相，行在彌陀。民國二十七年，上海省心蓮社主講江味農居士往生後，請其駐社講淨土三經一論，三十五年冬，將其歷年文稿，輯成幻庵文集，及古農佛學問答，梓行於世。曾先後編行佛學月報，及居士林刊。二十六年，上海佛教青年，組法相學社，聘爲主講。四十年，被選爲佛教居士林林長。子女亡故，繼承無人，乃將住宅房屋，施作念佛堂。後因故停辦，旋改立小學，以惠貧苦子弟。居士一切不問，宏法自如也。晚年患咳疾，衆請暫停講席，而勿許。次年元宵後，力疾開講，二月十四日圓滿，

十六日即病氣促，入院治療。二月初七晨，請淨宗助念團助念，仍神清隨眾念佛，至申時，微笑安詳而逝，享年七十一歲。初十日大殮，頂煖肢柔，跌坐缸中，如入禪定，膚色光潤，有逾生時。（覺有情月刊十一卷五期載）

民國·聶雲臺居士

聶雲臺居士，名其杰，法名慧傑，湖南衡山人。清末提倡科學，自譯赫氏無線電學，創辦恆豐紗廠於上海，與張孝直發展紡織業。民國四年，三十六歲，與妻同受基督教洗禮，歷任青年會司庫會長等職。民國六年，因妻病故，深感人命無常，遂廣覽佛典，潛心三藏，對宇宙人生，有新認識。十二年，皈依如幻大師，旋又朝禮普陀，在印光大師座下受五戒。屢欲出家，弘揚聖教，因母老而止。每逢各地水旱災，悉以己之積蓄，及妻遺產首飾等，捐助賑災。自己則生活儉約，午餐食糙米飯，早晚白粥，長齋素食，日喝紅蘿蔔汁三杯，習以為常。發行聶氏家言旬刊，妙應時機，勸人止惡行善。先後自著及翻印有關因果與佛學書籍，四十餘萬冊。至民國三十八年，六十六歲，因患骨癆而鋸去左腿，自後即深居簡出，精修淨業。四十一年，虛雲老和尚到上海弘法，特訪問他並予開示：「放下一切，攝心念佛，求生淨土。」自此信心更切，立志往

生。四十一年十二月初，略患感冒，十日告蔣仁山居士云：「我將解脫塵累，往生安養。」自撰輓聯云：「做了幾十年的怪物，見解不與人同，於今放下諸緣，一心皈依淨土。哀哉無量數之有情，癡迷皆曰予知，何時徹底覺悟，三界齊現清涼。」十一日晚病加重，請靈巖山妙真和尚領眾助念，自己隨眾念佛，鎮定如平常。次日午時，安詳西逝，享年七十四歲。（覺訊月刊八卷一期載）

民國·李濟華居士

李濟華居士，名韡，字季華，法名智脫，江蘇省如皋人。清末測繪學堂畢業，民初服務陸軍測量局。易字濟華，以明其志。加入同盟會，參與二次革命，事敗入獄，臨刑遇救獲釋，即發心學佛，精研內典。復供職革命軍東北總司令部，北伐成功後，任如皋議會議長，及建設、財政局長，造福故鄉。民國二十二年二月，與妻同皈依印光大師，從此長齋念佛，日課彌陀經一卷，佛號萬聲，從無間斷。抗戰期間，寓居上海。三十八年攜眷來臺，在台北創組蓮友念佛團。撰文勸蓮友組織助念往生團，一時風行。台北蓮友念佛團精舍落成後，領導定期念佛，印贈弘揚淨土之經書，常對蓮友開示淨土要義。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廿五日在彌陀法會中，領眾念佛如常。午餐後對眾講彌陀經大義，二時五

十分，從容講畢，對衆告別云：吾去也。便於大眾念佛聲中，坐於客房沙發椅上，隨衆念佛至二時五分，安詳捨報西歸。手結彌陀印，如入禪定，享年七十九歲。廿六日下午入殮，面容如生，體軟頂溫。三月四日荼毗，得舍利甚多。（淨土聖賢錄四編載）

民國·李炳南居士

李炳南居士，諱艷，號雪廬，法名德明，山東省濟南人。清光緒十六年臘月七日生。幼穎悟，好經史，兼擅醫術、劍術，善詩文。民國元年，二十三歲，在濟南與學界組成通俗教育會，當選會長，經常對衆講學，及印贈通俗善書。民國九年，任莒縣監獄主管，旋就讀山東法科學堂。時有梅光羲教授，於大明湖畔組佛學社，講授相宗經論，居士常往聽講。十九年，立誓長齋奉佛，索閱蘇州弘化社所印贈佛書。數年後，通信皈依印光大師，常以書信請問佛法。民國二十幾年，往蘇州報國寺，親謁印祖，如見彌陀，法喜充滿。二十六年，應聘入大成至聖先師（即孔子）奉祀官府，由秘書升至主任秘書。抗戰時，隨政府由南京遷至重慶，復與梅教授相遇，介紹與太虛大師相識。大師命其赴監獄弘法，績優得大師嘉獎。在蜀七年餘，奔走於日機轟炸之下，爲賑濟災民服務

，毫無懼色。三十四年九月，抗戰勝利。次年，隨奉祀官府還南京，常在普照寺，及正因蓮社，講經說法。三十八年二月，年六十，又隨奉祀官府由南京遷來台灣，寓居台中，歷二十七年。弘法無暇日，地無遠近，人無差等。猶感口宣不廣，復藉筆弘。初辦佛學函授，次開佛學問答，假覺群、覺生、菩提樹、慈光、明倫等月刊，弘宣正法。民國四十年，與諸道友，創設台中佛教蓮社，傳戒、講經、定期念佛，舉行彌陀佛七，興辦文化慈善等，蓮風大振。此後聯體弘法機構相繼成立，四十七年建慈光圖書館。四十八年建慈光育幼院，五十二年建菩提醫院及救濟院，五十九年設明倫社。其他如霧峰，豐原，太平，員林，水滴，東勢，鹿港，后里，卓蘭等佈教所，亦陸續成立。又在每年寒暑假，舉辦大專佛學講座，每期四週，課程六種，後來易名爲明倫大專佛學講座。居士一生自奉儉約，而法施財施無吝。除宏法利生外，兼在中國醫藥學院、中興大學、東海大學教授內經、論語、禮記、佛學等，日不暇給。嘗曰：一息尚存，不忍閒逸也。九十歲後，因幾次食物中毒，體力漸弱，然講經未輟。民國七十五年三月，於講經時，每每勸衆加緊念佛，語氣較爲低緩，似有預知時至之感。四月八日，對蓮社等機構諸代表開示曰：「大家心安就好。」十二日

語侍人曰：「我要去了。」十二日（即農曆二月初五日），未曉，以「一心不亂」，囑在旁弟子，隨即吉祥而臥，念佛往生。時爲五時二刻，享年九十七歲。七七日後荼毗，得諸色舍利千餘顆。其去無有顛倒，一生弘法利生，或是再來大士。雖既歸西，親覲彌陀；而德澤永留娑婆，普益有情。平生著述甚多，門人弟子，編輯成李炳南老居士全集，現已出版流通。（節錄李炳南先生事略載）

○茲摘錄全集中修學法要云：「既信聖言量（佛所說），持彌陀名號。然執持之功，亦有淺深。譬如今之學制，有小學、中學、大學，程度各各不同。念佛第一層次『口念耳聽』，猶之小學。其次『心念心聽』，猶之中學。最終『神念神聽』，則猶如大學。然吾等程度，小學耳。能夠口中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聽得清清楚楚，功夫純熟處，一心只有佛，不爲外境所亂，此即彌陀經上所說『一心不亂』。——吾人且捫心自問，誰念到一心不亂？至於念佛念到『心念心聽』，是大勢至菩薩所謂『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之境界，吾人更談不上。而『神念神聽』，是實相念佛，已至『念而無念，無念而念。』『照而常寂，寂而常照。』根本無（少）人懂得。諸位且別小看這『口念耳聽』，口中

念清楚，耳中聽清楚，便是正念分明，可得一心，諸位不妨從此處下手，練習一個月不斷，就能得大利益。」又云：「上西方的路，要預備三資糧——第一種是深信，得真信，不疑惑。如探海一直到底，這就叫深信。第二種是切願，有願必成。我們既發願生西方，沒有不成功的。誓願不改，這叫切願。第三種是力行，先發願，不去做不行，得力行。有多麼大的力量都用上，至死不退，就這樣幹。不必等到第二天，說幹現在就幹，這叫力行。」又云：「念佛，就是起心動念都是阿彌陀佛，這當然都是淨念。但是這樣什麼職業也都不必幹了。另有一法，就是憶佛，也就是心裡想佛，忘不了佛。念佛，是念茲在茲；憶佛，是明記不忘，默而識之。舉例：人人都忘不了錢，也忘不了吃飯。如此將想錢與想吃飯的心，換爲想佛，什麼也是阿彌陀佛之所變化。這樣默而識之，不說而心裡有印象，就是憶佛。大家將憶佛念佛弄明白，就能得到莫大利益。」又云：「參加打佛七，是求一心不亂，可以帶業往生。業是業力，你造的業，還在身上帶著，這就是煩惱，只要將煩惱伏住，就可往生，斷了生死，才叫涅槃。這是佛說的，如果懷疑佛說，認爲不對（或不可能），那你還學什麼佛呢？」

又摘錄台中蓮社成立助念團講話云：「助念，即助對方往生。人臨終時，完全是業力在作主。平生惡業多，則惡種子力量大，就牽你下三途。若善業多，善種子就領著上人天二道。平日有念佛功夫，就有佛種子的力量，先出來，就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若力量小（念佛工夫淺），出不來，別人在旁幫助念佛，就容易出來。助念正是幫助臨終人提起佛號念佛。助念時，要遵守規矩。家人千萬不能出來打擾，亂出主意。助念團來到家中，只要準備茶水，其餘均不用準備。助念者，必須注意二點：（一）自己吃飯，不要麻煩別人（指病人家）。（二）不可收紅包，絕對不可破例，連收人贈送東西也不可以。在家人去助念，拿人的錢就是造罪業，拿人紅包，這助念團就完了。去助念，應準備的東西——阿彌陀佛接引像，臥香爐，二支引磬，線香，二隻蠟燭，一杯水。佛像的位置，以病人能看到為原則，用擺的亦可，香燭用完，可以用對方的，若沒有，不點也可以。凡進病房之前，必先找主人，見了主人後，主人領進去助念。助念時，其他人不得進來擾亂，只可遠看。不讓病人聽到其他聲音，哭聲更不可以。病人要喝水或吃東西，可以由助念人向病人家拿給他，但不能談話。斷了氣後，靈魂還沒有走，因此二十四小時內不許動，不許換衣服等，要不斷佛號

，就保險了。孔子說：三天後才大殮，三天後靈魂才走，聖人都懂。二十四時助念告一段落，念四句回向文，行個禮就完畢。果能幫助一人往生，便是成就一尊佛，功德莫能名啊！」

甲二、往生女居士

印度·韋提希夫人

韋提希，印度摩竭陀國王夫人。因太子阿闍世，五逆不孝，將王及其禁閉深宮。感於此土惡濁，向佛求哀懺悔，請佛開示，如何觀想諸佛淨土，往生其中，離苦得樂。佛即為說應修三福業，及觀想極樂世界十六觀門。韋提希聞已，依教奉行，即見阿彌陀佛及觀音、勢至，相好光明，又見極樂世界清淨莊嚴之相，心生歡喜，得無生忍（即是破無明證法身），五百侍女發菩提心。佛皆為授記，捨此報身，當得往生彼佛國土，獲得諸佛現前三昧。（觀經載）

闍諸上善人詠云：「峨峨愛業豈能平，哀懇如來意已誠，

二八觀門親得授，侍姬五百共西行。」

印度·樂音老母

佛在世時，一日到印度的維耶羅國樂音聚落。有一貧窮老母，對佛白言：生老病死，乃至人的六根、六識、四大、五蘊，從何所來，去至何所？佛言：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譬如鑽木出火，火還燒木，木盡火滅。諸法亦如是，因緣和合，當處出生；因緣別離，當處滅盡，無所從來，去無所至。老母聞法開解，得法眼淨。佛言：我前世發菩提心時，曾爲其子，今此老母，壽終當生阿彌陀佛國。卻後六十億劫，當得作佛，號扶波健如來，其國名化作。（佛說老母經載）

劉宋·紀氏

紀氏，句容（即今南京）葛濟之妻。濟爲葛洪之後，世學仙術，而紀氏獨樂佛法，每日精誠念佛。劉宋元嘉十二年，方在織布時，忽見空中清明，西方有佛現身，寶蓋幢幡，映蔽天空，歡喜曰：經言無量壽佛，其即此耶！向佛頂禮。乃引葛濟同觀空中之佛，濟但見半身，及諸幡蓋，俄而隱沒。祥雲五彩，親里咸睹。自是信佛者衆，念佛往生者亦有。（往生集載）

隋朝·獨孤皇后

獨孤氏，隋文帝皇后，河南洛陽人。秉性賢良，雖處宮中，深厭女身，常

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當持名時，必先漱口更換淨衣，口含沉香。仁壽二年八月甲子命終，享年五十五歲。臨終時，永安宮中，種種音樂，自然震響，異香滿室，從空而來。帝問梵僧闍提斯那，是何祥瑞？對曰：西方有佛，號阿彌陀，皇后業高，超登彼國，故現斯瑞耳。（佛祖統紀載）

釋諸上善人詠云：「世間樂莫越王宮，而后厭之，求生西方。草野窮民，鄙夫賤婦，衆苦熾然交煎，而不思回光反省者，其愚之甚矣！贊曰：淨土求生誓在懷，雖居帝室厭裙釵，異香一夕從空至，即證西方不退階。」

蓮池大師讚曰：「捨宮中之貴寵，志淨土而往生，古有韋提，今見之矣！」

唐朝·姚婆

姚婆，上黨（即今山西省長治縣）人。貞觀年中，蒙鄰居范婆，勸其念阿彌陀佛，由是念佛不輟。臨終，見阿彌陀佛及二菩薩來迎，姚婆曰佛：未與范婆別，請佛暫住空中，范婆至，姚婆遂立化。（龍舒淨土文載）

釋蓮池大師讚曰：「臨行別范，不忘本也。佛住空中暫候，恆順衆生也。卓立而逝，亦希奇矣！」

諸上善人詠云：「發願修行歲月多，空中接引睹彌陀，暫留雲馭無他戀，此去應當別范婆。」

唐朝·溫靜文妻

溫靜文妻，并州（今山西曲陽縣）人。久病臥床，夫教念阿彌陀佛，妻從之。一心念佛二年不輟，便見佛國，告夫曰：吾已見佛，後月中定去。往生前三日，蓮花現前，大如日輪。及期，具食獻父母。云：今幸得生淨土，願父母與夫，努力念佛，便當相見於淨土，言訖而終。（龍舒淨土文載）

唐朝·梁氏

梁氏，汾州（今山西省汾陽縣）人。兩目俱盲，因僧勸念阿彌陀佛，受教後，念佛三年不間斷，雙眼俱開，村人盡見，後來命終時，見佛及菩薩來迎。命終之後，村人爲起塔廟，來往皆敬，一郡男女，悉迴心念佛。（往生瑞應傳載）

宋朝·胡長婆李氏

李氏，浙江省上虞縣永豐鄉西溪村人，嫁胡氏，人稱其長婆。夫喪後，日夜高聲念佛，及誦彌陀經，凡十餘年。見僧則禮，餘人不接。臨終七日前，見

一僧覆以緋蓋，曰：汝十五日時往生。問：師何人？曰：是汝所念者。李氏遂會別諸親，至期，室有異香光明，端坐而化。七日後荼毗，齒如白玉，舌如紅蓮，眼睛如葡萄，皆精堅不壞，舍利不可數計。次日，焚處生一花，如白馨粟云。（佛祖統紀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諸根不壞，舍利無數，世譏女人五漏之體，無乃不可乎！」

諸上善人詠云：「孀居念佛已多年，身死何妨大火燃，舍利光明那有數，齒牙如雪舌如蓮。」

宋朝·黃長史女

黃長史女，明州（今浙江省鄞縣）人。嫁樂氏，早年喪夫，因歸父舍，精修淨業。臨終時，手結彌陀印，口稱彌陀名，履地而行，見佛來迎，儼然立化。家人篩灰於地，以驗生處，見蓮花一朵生灰中。（往生集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燒灰之說，乃世俗傳說，未可考。但其見佛來迎，結印立化，高登蓮品必矣！」

又有僧皓麟者，目擊踴躍，乃爲讚曰：「西方淨土，祇在目前，精進近矣

，懈怠遠焉。十六觀行，九品蓮臺，果熟自度，華生即開。清淨善女，至信不迴，寶華標瑞，「永示將來。」

諸上善人詠云：「心腸鐵石行冰霜，口念洪名遂立亡，

道果既成應有驗，灰盆蓮蕊吐紅光。」

宋朝·荆王夫人

越國夫人王氏，宋哲宗叔父荆王之妻也。深厭五欲，而傾心淨土，躬奉妾婢，同修念佛，晝夜無間。惟一妾懈慢，夫人責之，妾悔悟精進，忽無疾而逝，異香滿室。明日致夢他妾云：「蒙夫人訓誨，已生安養。夫人曰：彼能入我夢，乃可信也。是夜夫人亦夢，與亡妾同遊七寶池，中有蓮華，有榮有悴。夫人問其故？妾曰：此世間人，發心念佛者，此中便生一華，因其勤惰不同，故華榮悴有異。見一華中，有一人天衣飄揚，妾曰：此楊傑也。一華中，有朝服而坐者，妾曰：此馬玕也。夫人問：我當生何處？妾導之行，見一華臺，光明晃耀，妾指曰：此夫人生處，乃上品上生也。既覺，悲喜交至，益加精進。是年八十一歲生日，晨起秉燭燃香，望觀音閣而立，子孫正要具儀祝壽，夫人已立化矣！（樂邦文類載）

關蓮池大師讚曰：「女人立化，蓋有二人（唐·姚婆，宋·黃氏、荆王夫人），金臺晃耀，則上品之流。孰曰閨閣無人哉！」

諸上善人詠云：「越國恩封世念灰，不貪五欲事如來，

神遊極樂元非妄，池上蓮華已早開。」

王龍舒居士曰：「或有疑云，此間念佛，西方七寶池中，如何便生蓮華一朵？予告曰：此不難知。如大明鏡，凡有物來，便見其形。鏡何容心哉！以其明，而自然耳。阿彌陀佛國中，清淨明潔，自然照見十方世界，猶光明鏡，睹其面像。故此間念佛，七寶池自然生蓮華一朵，無足疑也。」

黃直閣子虛居士讚曰：「富樂之人，常於念佛事不暇。而有暇者，失於不信。能信之者，又患於不能斷疑。至於因困苦發心著，多失於遲暮。固知間（淨土法門）即正信，發正念，修淨業善緣，豈易事哉！楊傑次公，洞明宗說，而人不知其密修淨觀，臨終乃有將錯就錯之憾。余聞荆王夫人軼事，乃詮此，以助發信受往生者。而未信之士，必將感發於此傳，而歸向於淨觀佛國也。」

宋朝·廣平夫人

廣平夫人，姓馮氏，名法信。政和門司贈少師珣之女，十六歲嫁鎮洮軍承

宣使陳思恭爲妻。少多病，及歸陳，病日劇。時慈受深禪師居王城，唱導佛法。夫人造謁其室，求卻病之方。慈受教以持齋念佛。夫人信受，遂屏葷血，卻膏粉，衣掃塔服，專念西方。起居食息，一以西方爲歸，病遂愈。十年心安體舒，不廢淨業。一日忽索筆書偈曰：「隨緣任業許多年，枉作老牛爲耕田，打疊身心早脫去，免將鼻孔被人牽。」見者怪之。夫人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緣盡，行即西歸，適我願兮，何怪之有。」其年（壬子）九月示疾，至十二月，一夕，語侍者云：「吾已神遊淨土，面禮彌陀，及觀音勢至，清淨海衆，佛子皆慶我來生其國。若夫宮殿林沼，光明神麗，與十六觀經所說無二無別，到者方知，非可以語汝曹也。」侍疾者呼思恭至，乃相與合掌念佛，策勵繫念西方。至明晨，右脅臥吉祥而逝。三日後入殮，家人皆聞妙香芬馥，不類人間。及荼毗，啓視，面如生時，凝然不變，享年三十六歲。（樂邦文類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其念佛者，不獨往生淨土，現世痛苦亦拔，佛之神力可思議耶？讚曰：不塗鉛華不艷粧，起居食息盡西方，志剛力果逾男子，直上金臺禮覺皇。」

宋朝·朱氏如一

朱氏如一，浙江省鄞縣人，嫁薛生爲妻。年二十餘，即虔修淨業，告其夫，清淨自居，斷房事，衣素服。繡法華經一部，一句一字，念佛三聲，禮佛三拜，經十年而成。復繡西方三聖像，極爲奇妙。習法華經，三月即能背誦。次閱諸大乘經，均能通利。又鑿木爲圖（即九品蓮圖），勸人念阿彌陀佛。受圖者，念佛滿一圖，即爲迴向西方，所化達二十萬人之多。如一亦晝夜念佛不輟，無一毫惰意。後來結廬墓旁，一室奉佛，一室宴坐，一室書經。禪悅其中，念觀並運。給侍唯一婢，甘苦共之，雖丈夫亦有所不能堪也。紹熙四年春，盡賣器具，舉辦三日齋僧大會，飯千僧，合緇素萬人，共唱西方佛名。建寶幢，裝所繡法華經，送羅睺羅道場（即浙江四明山延慶寺）懺摩堂供奉。至三十七歲，十二月，示微疾，醫告進丹砂。如一曰：吾往生決矣，丹砂何爲？不服，垂瞑目臥。往生時，輒起趺坐。薛生曰：我家無是法也，請寢臥。遂臥下，右脅吉祥而逝。（樂邦文類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繡佛經書不憚劬，勸人念佛復爲圖，

臨終西面倏然去，好是人間烈丈夫。」

橋州禪師寶曇讚曰：「道人（指朱氏如一）之身，春容月影耳，以靈山最後之旨（指法華經），迴向淨土，真鐵石心腸耶！吾知其於世間不復來矣。老龐曰：『不是聖賢，了事凡夫。』斯言其有旨哉！」

宋朝·任氏

任氏，浙江紹興人。鍾離瑾少師之母也。平生精修淨業，刻梅檀佛像，常頂戴行道。年九十八，起居如常。忽戒瑾曰：「人人有箇彌陀，奈何拋去。一念無非極樂，不解歸來。翌日，予將行矣。」及晨起，焚香念佛，過於常課，頃之，合掌而化。（佛祖統紀載）

宋朝·陳媼

陳媼，湖北省襄陽人，長蘆蹟禪師之母也。禪師嘗建蓮華勝會，普勸緇素，念佛求生西方。元祐中，住長蘆普會寺，迎母居於方丈東室，勸母朝夕持佛名，歷經七載。已而母有疾，集衆唱佛名，經二日。其母合掌，瞻阿彌陀佛像，泊然而化。前一日，蹟夢母謂曰：「吾見十餘尼師來相召。蹟曰：此往生之祥也。言已，母坐化，面如珂玉。待母卒後次日，頂煖，面白，如夢所見然。（佛祖統紀載）

宋朝·吳氏

吳氏，世稱其爲觀音縣君。龍圖閣直學士遵路之妹，都官員外郎呂宏之妻也。江蘇省揚州人。夫舉進士，遊京師，遇異僧啓發，妙悟佛理。吳氏家居，閱金剛經，亦契空寂。俟夫歸，合志清修，經四十年，不少懈。有二侍女，亦絕葷血，勤力助修勝業。其一，頗好禪理，既病，猶怡然笑語，屏人而逝，如委蛻也。其一，奉戒刻苦，或終日不食，但飲吳氏所咒觀音淨水一杯而已。一日，吳氏忽在定中見金色蓮華，數日後，見西方三聖坐於華中，相好具足。又見殿堂國界，皎若指掌，清淨男子，經行其中。種種嚴淨，難以言述。如是三年，未嘗一刻不見在前。後感疾，自言往生時至，遂化去。吳氏，事觀音甚虔，佛堂中列瓶數十，注以淨水。日誦大悲咒，輒見觀音菩薩放光入瓶中，有病者飲水便癒。其水積歲不腐，色味不變，大寒不凍。故世號其爲觀音縣君。（新修往生傳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吳氏女，三年中時時見佛，有之乎？觀力精進，理固有之。但魔佛須辨，邪正或殊，女人遇此境界，當速質諸明者。」

宋朝·姚行婆

姚行婆，浙江杭州人。年老唯念阿彌陀佛，無頃刻忘。一日，日落西山，面西端坐想念，忽見日輪中現佛像，妙相莊嚴，請僧思淨（號喻彌陀）圖其像。僧法怡爲之讚曰：「極樂世界有方所，祇在尋常日沒處。所以佛教章提希，諦觀落日如懸鼓。善哉姚氏一老嫗，能以是心求淨土。暮觀朝想無歲年，行持坐念忘寒暑。彌陀忽從心想生，恍惚之間明了睹。是時虛空絕纖雲，桑榆尙駐羲和御。佛曰晃耀奪陽暉，紺目玉毫妙相具。目駭心驚喜且悲，走告導師彌陀喻。具陳所見實希有，願寫金容託毫素。我聞勝事歎善哉，爲說偈言開未悟。當知去佛本不遠，闡提那得明其故。雖過刹土十萬億，一念超越如跬步。若有迷人問路頭，向道恁麼薰直去。」後來，姚行婆臨終時，化佛來迎而往生。（淨土聖賢錄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行婆心只在西方，觀想澄凝不暫忘，

已感彌陀親攝受，日輪中現紫金光。」

宋朝·陶氏十六娘

陶氏十六娘，江蘇省常熟人。年二十六歲，喪偶獨居，無子女，願生淨土。常持普門品，忽夢一白衣人，碗中盛水，養白蓮華一朵，與食之。又夢梵僧

授經一卷，啓之，乃阿彌陀經也。此後，每日朝西誦彌陀經，念阿彌陀佛，經歷三年。一日，室中見佛光明，經函上有火團如彈子大，以手撲之，乃得舍利。由是持誦益虔，臨終化佛來迎。（佛祖統紀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貞守閨門德可嘉，白衣人送白蓮華，

誦經念佛方三稔，靈瑞昭然道豈賒。」

宋朝·陸氏

陸氏，浙江杭州人。朝請王璵之妻也。常誦法華經，篤修淨土法門。每日禮懺一會，念佛萬聲，三十年不間斷。偶感微疾，忽聞天鼓自鳴。人方驚異，即面西端坐，雙手結印而逝。（往生集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結印而逝，不獨僧中有之，在女人亦屢見焉。皆心不散亂，身不放逸之祥徵也。嗚呼！爲女人者，能做陸氏，每日至誠禮懺一會，念佛萬聲，三十年不異其心，吾爲汝保任，決生淨土。」

元朝·鄭氏

鄭氏，法名淨安，浙江杭州人。虔誠念佛，日無虛度。一日，得疾，聞空中聲曰：汝往生有期，毋得自怠。又見佛身金色，現於空中。即奮起，面西端

坐，召其出家子義修，誦彌陀經，倏然而化去。其女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告知義修師云。」（往生集載）

明朝·薛氏

薛氏，錢塘人，世家女也。生時，母夢長庚入懷。嫁於周氏，生子五人而寡。專心淨業，秉節自誓。供觀音菩薩，嘗於香煙中結蓮華，人皆異之。念佛十五年如一日，萬曆十五年五月得疾。醫進乳粥，不食，遂絕粒屏藥石。至九月五日，延僧禮懺。曰：「四日足，吾事畢矣！」乃面西對彌陀像，晝夜繫念。令諸子同唱佛名，禁諸婦女毋得入。至第五日時正重陽，晨起，索水盥手，誦甘露水真言，著新淨衣，戴誌公帽，長跪佛前，念香讚，讚佛偈，唱三皈依，禮三拜。端坐持珠，誦佛名一百八遍。至午時，跏趺結印念佛而化。神氣熙然，蓮華香氣滿室中。遺命入龕，不用棺槨，毋迎煞神，毋燒紙錢，毋殺牲以祭，諸子皆從之。觀者數千人，莫不歡喜頂禮云。（往生集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遺命，諸子皆隨順。吾聞昔有臨終坐脫者，兒子恐乖名教，拽其足伸之，父忽舉臂捶子，子懼曰：「助父坐脫耳。視今日薛氏諸子爲何如？先是其母以殘息尚存，等候余去授戒。余因事稽緩。其母曰：「時至不可待矣，即化去。人以爲此是憾事，殊不知，余未下船，羯摩已竟。噫！諸上善人同會一處，周氏之母子，不其然歟！」

明朝·陶氏

陶氏，長水（今河南省洛寧縣）人，是張守約居士之繼室。夫妻皆信佛，同修淨業，課誦無間斷。一日，居士朝禮普陀山，陶氏在家，謂二子曰：「吾平日參」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一語，今始悟，初四日，吾行矣！及期，端坐而逝。次日，居士歸家成殮，俄而棺上出青蓮華五朵。居士大駭異，自愧恆常共處，不知其妻道行如此。遠近見聞，靡不歎慕。（往生集載）

明朝·朱氏

朱氏，浙江嘉定人，是陳濬川居士之妻。孝慈天植，信向三寶。年八十一歲，其子參雲棲蓮池大師歸家，導以念佛往生，遂篤志淨業。如是經過二年，示疾。卒之前二日，在堂前有大呼朱氏名者，三次。朱氏曰：「有一青衣童子呼我。病久身疲，忽躍起端坐。諸子勸其寢息，乃吉祥臥而逝。移屍中堂，仰臥之屍，自轉西向，一時大眾駭異，以爲精誠所致云。（往生集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陳母朱氏，有青衣童子之祥，當生人天。既而不忘西

向，又當生淨土矣！」

明朝·徐氏

徐氏，嘉定陸生妻也。夫亡，篤志淨業。其夫昔有千金貸人，焚券不問。所有奩飾，罄以布施。恆於佛前禮誦不輟，如是十年。一夕，忽呼侍人曰：「看東方光發否？我往生時至矣！汝輩可助我。遂高聲念佛，合掌而逝。（往生集載）」

明朝·李氏

李氏，劉道隆之母。年四十，長齋念佛，修淨室一間，供佛菩薩像，朝夕稱禮。每逢誕辰，誡子婦，毋設慶席，唯禮懺一日或二日，如此者二十五年。將終前一歲，請僧誦經七日，夢觀音大士持數珠一串，示之曰：「以此授汝，珠數乃汝往生之期。」夢中數之，五十三顆。至明年五月十三日，忽告家人曰：「吾今日行矣，大家念佛，助我西行。即面西念佛，端坐而逝。（淨土聖賢錄載）」

明朝·盧氏

盧氏，名智福，今安徽省歙縣人，嫁程季清爲妻，後遷住今浙江吳興縣。

季清奉佛甚虔，力營福業，盧氏竭資爲助。長齋念佛，日課佛名二萬。崇禎五年，得危疾，請古德法師授五戒，遂一意西歸。季清爲誦華嚴經，至入法界品，爲其講說五十三參，盧氏領解。季清復策勉曰：「百劫千生，在此一舉。努力直往，毋猶豫也。」盧氏遂高聲唱佛，夜以繼晷，如是半月。其母及女來，悉謝遣之，曰：「毋亂人意。十一月八日午時，忽睹蓮華現前，化佛垂手，身心踴躍，索香湯沐浴，向西合掌，連稱佛名，右脅臥而逝，至暮頂熱灼手。享年三十九歲。（靈峰宗論載）」

藕蕩益大師讚曰：「哀哉三界，愛欲爲根。根株不拔，奚望西生。蓮華國土，永離塵情。此緣能斷，彼質斯成。勇矣智福，女中之英。一日一夜，淨念功殷。華臺接引，眼識分明。子母恩愛，枯木寒冰。吉祥善逝，長辭苦輪。我今隨喜，願共群倫，頓除愛網，證入玄門。」

清朝·陳嫗

陳嫗，江蘇常熟人。居於城南，以紡紗爲業。篤信淨土法門，隨紡車聲唱阿彌陀佛，終日不絕口，如是二十年。一日忽呼其子，曰：「汝不見空中寶蓋幢幡乎！吾其逝矣。因拍手大笑，取湯沐浴竟，即端坐合掌化去。事在順治十年

。翁尚書未任官在家時，親聞其事，往視之，見媼凝然危坐，室中香氣襲人。翁尚書從此深信淨土法門，晚年著淨土約說，書其事以證焉。（淨土聖賢錄載）

清朝·余媼

余媼，江蘇徐州宗氏女，昭月和尚之母。和尚既主江蘇揚州高旻寺，迎母至寺，闢一室以居之。媼初思家頗切，與和尚言，輒道家事。和尚爲說苦空無常之法，勸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媼如舊，和尚不與見面。媼遂勉強持佛名，苦不能繼。居三年後，始發信心，受菩薩戒，晨夕禮念虔誠。和尚往見，問：「仍思家否？」媼曰：「念佛好，不思家也。一日坐庭院中，面塔唱佛名，忽見金色世界，光耀無際，牆壁樹林，廓然無存。媼大喜，躑身即之，候無所睹。自此六根皆寂，動靜起念，只有佛念，不生一念。久之，夢至一人家，有婦坐草待產。媼驚曰：何爲至此，吾方求生西方，入胎出胎，大可畏也，急走出而夢覺。晨起，以告和尚，曰：吾生緣殆盡矣，期爲我集僧唱佛名，送我往生。和尚從之，媼遂在大衆念佛中西向坐逝，事在乾隆二十七年。（善女人傳載）

清朝·楊媼

楊媼，杭州人。年五十餘，中風，僵臥床上，晝夜呻吟。有旅亭師者，自京都還天目山，經過杭州，媼之子設齋，請入家中看母。媼曰：師莫有好方能癒我病？師曰：有之，恐汝不肯服耳。媼曰：誠有之，安肯不服。師曰：病從身起，身從假合，汝能捨身，病自去矣。媼曰：如何捨身？師曰：汝但將身放下，一心西向，繫念阿彌陀佛，佛是大醫王，能除一切病，但能至誠念佛者，阿彌陀佛自來救汝。媼曰：佛果來乎！師曰：來，但患汝念得不至誠懇切。師既別去，媼遂持佛名，默觀西方，日益懇至。經過五月，語其子曰：阿彌陀佛至矣，四日後，吾當西歸，爲我請旅亭師作別。師時在天目，未至。及第四日，其子別請僧十人，共唱佛名。媼起坐，向西念佛而化。事在乾隆二十六年。

（善女人傳載）

清朝·費孺人

費孺人，名蘭襄，蘇州人，即彭二林居士妻也。生二女。因二林居士修西方之業，每道出苦之要，孺人遂長齋奉佛，獨宿小園，日與二女講誦大乘經，回向淨土。乾隆五十五年，患肺病嘔血，遂詣文星閣，請祥峰和尚授五戒。囑二林居士詣杭州雲棲寺建水陸大齋，願與一切有情，同生淨土。啓經之曰，家

中人皆聞異香。二林居士自杭歸，對其妻曰：「資糧已具，撒手便行，勿戀此殘生也。孺人曰：吾何戀哉，但患不能速去耳。其夜過半，忽朗唱佛名十幾聲，頃之，遂逝。時九月八日也。（淨土聖賢錄續編載）

清朝·百不管老嫗

百不管老嫗，杭州人。嘗問孝慈庵道源和尚曰：「修何法門，一生決離苦海？」和尚曰：「無過念佛。念佛不難，而難於持久。持久不難，而難於一心不亂。汝若能一切不管，一心持念佛名，至誠發願往生，臨終佛來接引，即得離苦海矣。」嫗歡喜拜謝。歸，即將家事，悉交付子婦等，闢淨室供西方三聖，修持其中。經過一年餘，復問和尚曰：「自蒙開示，弟子即棄家業不管，專事念佛，但苦一心之難，師當復有以教我。」和尚曰：「汝雖棄家務，而眷屬之念仍有，愛根未拔，如何一心。汝今加功，先拔去愛根，將一切放下，然後能得一心也。」嫗嘆曰：「師言是也。我雖不管於身家，不能不管於心念，從此真當百不管矣。」遂愈加精進，愛心偶動，即默持此百不管三字，以自驅除。由是百不管之名，傳揚於親里間。如是經過數年，一日，詣庵拜謝和尚曰：「師不我欺也，弟子西行有日矣。」歸家數日後，無疾而逝，事在嘉慶初年。（染

香集載）

釋胡珽居士讚曰：「百不管，淨名也。推而言之，則百至千，千至萬，皆所不管矣。約而言之，即一旦不管，何有於百。能如是，而後塵緣可斷，其心能一。能如是，而後淨業可成，淨土可生。嗚呼！安得世間人士，咸如此百不管耶？」

清朝·楊氏

楊氏，乾隆時，袁子才祖母之外祖母也。老而無子，依女而居。靜住一樓，三十年不下樓，足不履地。虔奉觀音菩薩，誦經念佛不輟。性慈善，若閭樓下有答婢聲，則傍徨不能食。有婢上樓，則必分己食與食。至九十七歲，將終之日，索盆洗足。婢以向用木盆進，則曰：不可，我此去當踏蓮華，須盥面銅盆。洗足已，忽聞梅檀香繞空，楊氏即趺坐而逝，異香三晝夜始散。（海南一勺載）

民國·一貧婦

浙江慈溪一貧婦，不知其姓氏。家甚貧，夫早死，子不孝，常罵詈之。一日，被子罵，心苦難受，訴之鄰近寺僧。僧對其曰：「汝已知苦，何不賣去。」

「婦曰：如何賣得了？僧曰：『汝專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世界，臨終佛來接去，則永離衆苦，但受諸樂，便把苦賣了。』」婦曰：我家貧，母子共房，床下養豬，如此邇邇，何能念佛？僧曰：「無妨，汝在家時，祇管常念，暇時可來寺拜佛念佛。」婦即依教奉行，專求往生脫苦，念佛無有間斷。三年後，預知時至。數月前告其子曰：至某月日，我當生西，汝勿外出，爲我料理後事。及期前數日，其子忽聞異香撲鼻。至期，在家守候，見母自己沐浴換淨衣，果端坐念佛而逝。時在民國十年。（淨土聖賢錄二編載）

民國·江母

江母，江味農居士之母。其子奉佛，江母亦歡喜信向。平日功課，心經七遍，佛號五千聲，未嘗間斷。雖數不多，然念至四千九百，如遇事打岔，必從頭再念，其誠懇如此。民國辛酉春，患病。未病之前半月，精進念佛，且自朝至暮，歡喜異於常時。四月二十四日，體力不支，遂臥床。六月初二夜間，其子方念佛，江母忽於睡眠中坐起，合掌跏趺，喚其子曰：「我若如此而去，汝以爲如何？」其子連聲讚歎。初十後，得蓮友數人助念。十五日上午十時，江母曰：「大家歇歇罷，時候尚早呢。」至十一點半，欲坐，衆扶之起。甫坐定，

自將衣服理好，急向西作揖，仰首凝睇而笑，須臾即逝。下午六時，遍體皆涼，頂門溫暖。次日下午三時入殮，猶體軟如綿，面色光彩。（近代往生傳載）

民國·陳貞女

陳貞女，法名聖性，揚州陳仲齡之次女。與其妹，皆自幼茹素。年二十，父亡故，母欲爲擇聘，貞女痛哭，誓至老不嫁。其妹以出家梵修爲願，貞女以居家奉母爲志。母有潔癖，唯貞女作事能合母意，故服勞任事，盡心盡力。暇則誦經念佛拜佛，縱佳節盛會，從不遊觀，唯孝親念佛而已。後來皈依三寶，受菩薩優婆夷戒。及母去世，依弟而居，修持愈勤。晚年，其姊之子張紹春，迎往其家奉養。住年餘，自知不久人世，遂至其妹之尼庵暫住，以期一心正念往生。未久，示微疾，召紹春至，命請具德僧爲剃髮作尼，兼爲說戒，又遺命死必火化，紹春皆許之。臨終，沐浴著僧衣，端坐念佛，諸尼及親屬，同念佛相助。久之氣絕，面色光華，遠勝生時。時民國十年十二月十七日，享年六十三歲。雖臨終爲尼，以無幾日，兼欲顯彼一生守貞盡孝之貞心，故仍以貞女稱焉。（印光大師文鈔載）

民國·蕭俞氏

蕭俞氏，湖南省人，嫁於江西省吉安縣南溪村蕭姓。自幼茹素念佛。青年喪偶，守節撫孤，修持益力。年及古稀，而精神益健，耳目聰明。民國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夜，夢至一大殿，百寶莊嚴，萬人瞻仰，座上有金身大佛。俞氏近前禮拜，佛語之曰：「汝應於二月初一往生西方，今可暫歸，勸衆生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因果昭然，絲毫無爽。」等語。覺後，遂遍告家人，並囑自明日起，全家均同心齋戒念佛，以助生西。又召其二女歸寧。自是日夜念佛不絕，至二月初一日夜，持誦之聲益急。夜半時，斂衣端坐，其聲漸微，忽環視家人，一笑而逝。大殮時，肢體柔軟，面目如生。（近代往生傳載）

民國·范銀妹

范銀妹，台灣省新竹縣竹東內灣庄人。家素貧寒，賦性悍烈，生平不信三寶。後因業報，患癩瘡，大如碗，瘡破污血潰流，日夜痛苦。民國十六年正月，聞佛法所說因果報應之事，乃生大怖畏。二月初八日皈依茂峰法師，法名了香。後來自己剃去頭髮，在家專修淨業，晝夜虔誠念佛不輟。未及兩月，自知往生時至。初二日，自言神遊西方，親見勝境，種種莊嚴，微妙難量。至四月初六日子時，見佛放大光明，勝如白日，室內不燭自明，家人同見。范氏自言

，佛及菩薩，親垂接引，合掌微笑，念佛數聲，言曰：吾往矣！遂逝。其時異香撲鼻，直至天明未散。享年六十歲。（近代往生傳載）

民國·汪氏

汪氏，安徽省婺源江易園居士之妻也。爲人孝慈，自儉好施。居上海繁華之地數年，從不遊觀。敬愛親鄰，不慕富貴。與居士同修淨業，凡有善願，必助成之。民十二年秋，病滯床褥，不能如常課誦，則常念彌陀及觀音聖號，於十一月初一日未時坐脫。臨終前一日，夜深時，語侍疾者曰：取燭置床上，兩手作舉香狀。問侍者云：樓上佛堂木魚聲甚清，汝聞之乎？又問：牆壁間皆金字經文，光耀燭目，汝見之乎？及晨，預告家人，今日卯未亥三時，須爲我供佛。自是不復語，如入禪定。有問候者，頷之而已，果至未時而逝。逝時安詳自在，無愁苦相，頂煖體軟。享年五十歲。（近代往生傳載）

民國·李夫人及婢

李夫人，蘇州人，八不居士李柏農之妻也。寓香港時，鄰居農家有一女常來，服勞不取傭資，好隨夫人念佛。後來居士遷家浙江，此女得母允許隨行。再由浙江遷蘇州，全家同修淨業。每日從寅時至酉時，除三餐外，念佛不斷。

民國十四年某月，夫人示疾，預知時至，從容預備，如赴嘉會。臨終見佛來迎，神志分明，不稍散亂，含笑合掌，安詳示寂。婢女在旁目睹，知念佛利益確實不可思議。乃辭歸香港，勸母及早專心念佛，勿待臨時抱佛脚，悔無及也。婢女歸家後，約二旬，亦無疾而終。曾對人說：我隨李夫人往生西方去。（淨土聖賢錄四編載）

民國·方妙修

方妙修，浙江海鹽縣人。幼悟家性本空，守貞不嫁，茹素念佛。代父償債，侍母勤謹，父母歿，泣血柴立，有孝女之稱。年三十，至城北徐庵，掩關薰修，居十載而往白龍庵住。光緒二十五年，皈依永醒法師，受五戒，修持益精進。民國四年返徐庵，閉華嚴關。出關後，重修佛殿。民國五年創建福慧庵於東門，作爲女居士帶髮修行道場，從學者日衆。每日早晚課外，念佛四枝香，課餘研究佛典，一以淨土爲歸。民國廿二年患足疾，不良於行，而念佛不少懈。廿五年十二月，忽感傷風，不思飲食，自知往生緣熟，念佛益勤。廿六年正月初七日，八十誕辰，庵中女居士及蓮友，爲其念佛祝嘏。雖臥疾在床，亦隨衆念佛。至二月初九日，助念者環誦佛號，在大衆念佛聲中，向西吉祥臥，含笑往生去。越二日大殮，面如生，頂猶溫。（佛學半月刊一五二期載）

民國·張氏

張氏，青島市人。家甚貧，丈夫在海港碼頭拉車爲生。生有一子一女，居近湛山精舍佛學會。每星期日，倓虛大師，來會講經後，領衆念佛一枝香。張氏藉此因緣，皈依三寶，念佛篤實。平日在家念佛，星期日率子女至佛學會聽經，隨衆念佛。民國二十六年冬，一日早餐後，忽謂其夫曰：「汝好教養子女，余今日即往生佛國矣。」夫斥之，仍去拉車。張氏又囑其子女曰：「余今日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汝等要好好聽父教訓，不要淘氣。」子甫十歲，女方六歲，不解母意，仍出外玩去。張氏即沐浴更衣，面西趺坐，念佛而逝。迨子女回家午餐，呼之不應，推之不理，方知母已死。哭告鄰居，鄰人及其夫聞訊趕至，死已多時，面目如生。（倓虛大師念佛論載）

民國·何張蓮覺

張蓮覺，香港富翁何東爵士之夫人，何世禮將軍之母親。全家皆信基督，唯張一人不信。民國初年，遍遊中國各大名勝僧寺，崇敬三寶，訪求真理，終歸於佛。遂於港澳間設講經法會，延聘佛教大德，宣講佛法。後來又在香港跑

馬地，創建東蓮覺苑，以爲出家在家女衆共修念佛道場。每逢觀音聖誕，必請道友至其家中念佛。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召集全家兒媳等訓示云：「信教自由，汝等不信佛，絕不勉強。但無論信何宗教，均教人孝順父母。吾數日後，即離開汝等，務希成全吾願。當吾去時，汝等全家爲吾念佛，助吾往生極樂世界，即盡了汝等爲子之孝道也。」十三日起，請道友念佛七日，十九日圓滿。衆將散時，堅留云：「今日吾要生西，請各位暫留，爲吾助念。」人皆以其身體健康，福壽雙全，乃戲言耳。張夫人即沐浴更衣，命將床鋪撤出，跣坐合掌念佛，全家及道友，同聲稱念佛名，旋即安詳坐逝。忽見黃光一道從其身發出，繞屋一週，緩緩向西而去。異香撲鼻，天樂鳴空，衆歎希有。全家見此瑞應，皆改信佛教，皈依三寶矣。（周編西方公據載）

民國·楊母及丫鬢

楊母，貴州省三穗縣人。是楊家的童養媳，年十七，與夫楊維親成婚。年十九因難產昏死一日，幸公婆信佛，虔誠求觀音菩薩庇佑而得母子平安，從此即長齋念佛。丈夫不久去世，公婆先後棄養，子亦出外求學，而從軍抗戰，家中僅楊母及丫鬢羅蓉蓉。日夜念佛珠不離手，念佛不離口，早晚功課，寒暑無

間。年逾九十而髮白轉青，齒落復生。民國二十四年九月抗戰勝利，子楊少新，已榮任司令官，率妻子還鄉探親。但除兒子隨楊母茹素信佛外，其餘媳孫等皆先已信基督教，指楊母爲魔鬼。民國二十五年，長孫戎戎，因病入院。佛教徒施惠人護士，代求觀音垂佑而很快病好出院，且說服戎戎，改信佛教，受三皈五戒，次年即與施惠人結婚。長孫女梅姑，因丈夫遭車禍而死，悲痛之餘，亦被施惠人勸化而改信佛。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皈依當地西天寺不空老和尚，並將其所建基督悔心佈教所，改爲佛教悔心居士林，請楊母爲林長。六月十九日舉行落成，及西方三聖開光，啓建護國息災法會三天。十九日下午通俗演講後，楊母登臺對衆說：一、我要往生極樂世界，居士林交由戎戎負責。二、勸大家要念佛求生西方，只要日夜不歇念下去，工夫到家，決可往生。三、今預告汝等，我即將生西，希望大家都親眼看到我往生，作爲念佛人的榜樣，大家可以增加信願。二十一日法會圓滿，皈依佛教者千餘人，青年者很多。楊母歡喜說：我早就提倡青年信佛及佛化家庭，現在已滿我一生心願。月前觀音菩薩已約定今天來接我往生，今向大家告假。戎戎等一齊跪下，尙未發言，楊母大聲曰：人誰不死，佛亦涅槃。但去法不一，敢問有笑者死否？如無，我

即笑去。便哈哈大笑，笑聲漸低而逝。Y鬢羅蓉蓉，忽於家中趕來大哭云：「老祖母（指楊母）月前寫一遺囑，存玉佛下，謂死後特許我哭，其他任何人，均不許哭，不許搬動，要經二十四小時後，方可搬屍治喪。」言罷，即向佛禮拜，再向大眾禮拜後，笑著說：「請大家爲法保重，傻Y鬢要哭了。」遂跪楊母屍旁，放聲大哭，哭聲漸止，亦往生了。一笑去，一哭去，都是往生特別瑞相，二人死後都面容如生，毫無痛苦。（淨土聖賢錄載）

民國·阿幼

阿幼女居士，臺中賴棟樑居士之鄰居。一字不識，惟老實念佛。臺中靈山寺春秋佛七，均虔誠參加，見人都穿海青，亦製海青一件。到了某年佛七之第一日清晨，沐浴後穿新海青，在家中佛堂，正燒香燃燭。蓮友阿二妹來邀同去參加佛七。幼云：「汝先去，我先在家拜佛後再去。」正拜佛三拜，抬頭忽見西方三聖像，團團轉動，香亦隨轉。幼即往邀鄰居數蓮友來看，大家都不見轉動。回頭再看阿幼時，她已直立合掌，含笑歸西矣。享年六十八歲。（淨土聖賢錄載）

蓮宗正範跋語

念佛求生西方之淨土法門，阿彌陀佛之所建立，釋迦世尊之所宣說，十方諸佛同聲稱讚。因其仗佛慈力，三根普被，利鈍全收，釋尊歎爲希有難信，祖師指出殊勝超絕。是男是女總堪修，若智若愚皆有分。不斷惑業，得預聖流。即此一生，便登不退。由斯勝異方便，故得千經萬論，處處指歸。往聖前賢，人人趣向。其修因剋果，同生淨土者，具載往生集，仍只是恆河沙數之萬一。所傳者，實皆爲淨土之師若弟也。

回向

願以此功德，消除宿現業，增長諸福慧，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及與饑饉等，悉皆盡滅除，人各習禮讓。
一切助成人，輾轉流通者，現眷咸安樂，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人民悉康寧，法界諸含識，同生極樂國。
茲值本書出版流通，所有善根功德，奉爲先

考黃

公維奇府君
母招端孺人

暨

陳編松、楊彩月
孫康玉、孫學玉

居士

。承此善因，業障消除，早生極樂，見佛聞法，速成佛道。

性梵謹誌於鹿谷淨律寺文殊院。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歲次癸酉年七月初一日起筆，十月十六日完稿摺筆。